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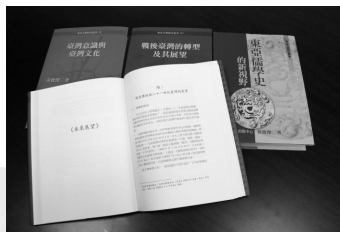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 IHS Newsletter

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訊

第一期（2006年 秋季號）

目錄

【目標與期許】	
高研院創立目標	1
院長的話	2
【研究與計畫】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	3
東亞民主研究計畫	12
全球化研究總計畫	19
東亞法治之形成—對東亞法治理論、體制與 實踐之整合法學研究計畫	33
【腦力激盪】	
第一次人文領域腦力激盪會議	40
第一次社會科學領域腦力激盪會議	57
【學術講座】	
第一次社會科學講座	79
【活動預告】	
第一次人文講座與本學期其他講座活動	82
參訪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82
校長主持跨自然科學領域腦力激盪會議	83
2006 臺大高等教育論壇	83
【高研院記事】	
高研院大事表	84
高研院活動集錦	85



目標與期許

【高研院創立目標】

國立臺灣大學為我國在臺灣地區第一所最完整，歷史最悠久，且最具代表之綜合性高等教育學府，肩負高深學術研究及教學之重任，並在強調基本理論之純學術性研究與提倡學術思想之自由學風之下，自始即朝著人文學、社會科學、生物科學及物理科學四大領域之目標發展。本校為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整合並提升本校人文社會領域之創新研究，促進校內及跨校人文社會研究人才間之交流合作，特依本校辦理「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校級整合研究中心設置準則，於民國 94 年 10 月 18 日成立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以整合並提升本校人文社會領域之創新研究，促進校內及跨校人文社會研究人才之合作交流，延攬及培育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之優秀人才，並建構人文和社會科學人才互動之平台。

本院初期發展為結合人文社會科學具卓越學術研究潛力之研究團隊，以執行整合型研究計畫為主。「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東亞民主研究計畫」、「全球化研究總計畫」及「東亞法治之形成—對東亞法治理論、體制與實踐之整合法學研究」皆為中心主要研究計畫。



【院長的話】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成立的宗旨，即在建構跨領域的平台，透過研究計畫的執行和領域間的對話，深度思考學術議題，擴大心胸視野。相同或不同背景間所碰撞出的智慧火花，也許可以為人文社會科學指引出開創性的方向。高研院珍惜這些學術成果，並肯定其與學界同好分享知識資源的應然性與必然性。這本院訊的問世，即在將高研院人文講座、社會科學講座、腦力激盪會議以及訪問學者駐點研究等豐富的內涵與成果，呈現在大家面前。其內容除作為學術參考外，也歡迎透過論辯，挑戰和評述，使生澀的觀點得以錘鍊而發出迷人的光彩。草創期間的高研院，需要臺大同仁及國內相關領域前輩的支持和愛護，也願意與大家共同打造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堅實的學術殿堂，讓所有曾經在知識思維中付出心血者，必留下痕跡。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ue ink, reading '史宇和' (Shi Yuhe).

2006/11/17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

Program for East Asian Classics and Cultures

【計畫摘要】

壹、總計畫簡介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為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的三項創始研究計畫之一，自 2006 年開始執行。

本計畫有其長遠之研究背景：1998 年，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黃俊傑教授在當時臺灣大學陳維昭校長及李嗣涇教務長大力支持下，規劃、主持由臺灣大學所資助之「中國文化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1998-2000），整合臺灣大學文、法兩學院教師近二十人，進行共同研究，獲得良好成果。其後，黃俊傑教授又負責主持教育部所推動「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畫」項目之一：「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2000-2004），結合校內、外學者專家進行研究，此計畫且為其中唯一的人文領域計畫。2002 年起，以上述兩計畫為基礎，該研究團隊又執行臺灣大學由教育部資助「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而設置之「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計畫（2002-2005）。

經由前述三項計畫之努力，終得累積豐碩之成果，陸續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印行，共出版專書六十餘種，依性質分為《東亞文明研究叢書》、《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東亞文明研究書目叢刊》等三大系列。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建立在自 1998 年以來各階段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以東亞為研究之視野，以經典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

為研究之脈絡，既宏觀中外文化交流，又聚焦東亞各地文化之互動，並在上述脈絡中探討經典與價值理念之變遷及其展望。本計畫之研究目標，希望在廿一世紀文明對話新時代中，深入發掘東亞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上推陳出新，開創新局。

貳、分項計畫

● 東亞儒學視域中的朝鮮《論語》學

主持人：黃俊傑（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摘要

「朝鮮《論語》學」此一研究領域係全新領域，初步檢索尚無中英日韓文專書加以論述。本計畫在解明朝鮮《論語》學之內涵之後，將取之而置於廣袤的東亞儒學視野中衡斷其思想史之定位。在朝鮮儒者的《論語》學著作中，朝鮮儒者常常本《大學》解《論語》，展現朱子（1130-1200）《四書》學之思想進路，對中國歷代儒者之《論語》學著作亦有所吸納消融。

本計畫首要目標，即在於徹底釐清朝鮮時代六百年間朝鮮儒者《論語》學之重要內容及其思想傾向，尤其集中在韓儒釋《論》時對朱子學之因襲與創新，從而有助於對朝鮮朱子學之瞭解。

● 《儀禮》重要問題研究

主持人：葉國良（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

《儀禮》號稱難治，復以此書編著年代、作者、內容之意義、具體實行之狀況如何等問題，夾雜有今古文經學家意見之爭，益加不易董理。再者，古人對「禮俗」來源之思惟，往往缺乏人類學、民俗學之視野，因而今日仍有重新董理、詮釋之必要。因擬根據十年來研究之心得，建立合乎現代意義之研究方法，選擇《儀禮》最重要之問題加以探討，完成一本專書。

- **東西文化的交流：以天主教為中心**

主持人：古偉瀛（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摘要

全球化發展趨勢是 21 世紀的主流，中華文化傳統在經歷種種衝擊後，不能仍侷限在本土的範圍內敝帚自珍，而更需要走向世界，才能重塑新生命，並延續其價值。中華文化傳統，目前仍未受到世界應有的重視。中華文化傳統對於整個東亞文化圈都有顯著的影響。日本與韓國即是顯例。研究者如能從中國本位的角度跳脫出來，站在整個東亞文化圈的視野，對東西文化的交流進行雙向或中日韓內部之間的比較研究，當能從中日韓與西方文化間的異趣及同調之處，發現東亞世界的價值，以及東西交流的前景。

- **《五經正義》在東亞之流傳與影響**

主持人：張寶三（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

唐高宗永徽四（653）年，頒孔穎達等所修撰之《五經正義》於天下，此後迄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皮錫瑞《經學歷史》稱之為「經學統一時代」。《五經正義》不僅在中國影響深遠，其傳入日本及韓國之後，亦曾對日、韓之政治、教育、文化等產生極大影響。

本計畫擬以「東亞」為整體視域，考察《五經正義》在東亞之流傳及其影響，希冀以《五經正義》為例，探討東亞之經籍傳播、經學受容以及經典詮釋在現實環境中所造成之作用等重要問題。

- **朝鮮後期的『四端七情』之辯**

主持人：李明輝（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摘要

「四端七情之辯」是朝鮮儒學史中最重要的一場辯論。最主要的辯論發生於李退溪（Yi T' oegye, 1501-1571）與奇高峰（Ki Kobong, 1527-1572）、李栗谷（Yi Yulgok, 1536-1584）與成牛溪（Song Ugye,

1535-1598) 之間。在此之後，此一辯論仍未中止。本計畫擬探討朝鮮後期的「四端七情之辯」，所選擇的代表人物為丁愚潭（1625-1707）、鄭霞谷（Chong Hagok, 1649-1737）與丁茶山（Chong Tasan, 1762-1836）。

- **知音：儒家美學的認知和道德問題**

主持人：陳昭瑛（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

儒家美學發源於先秦時期，孔孟荀對禮樂思想的深化，形成了儒家的社會美的概念。由於重視藝術的教化作用，儒家重視讀者、聽眾的地位。藝術品接收者對藝術品的理解和受用因此成為儒家美學的核心問題。本計畫旨在探討儒家美學的認知和道德問題，並以「知音」概念為探討的核心。

- **東亞王權與儒教：儒家經典詮釋中的祭祀國家原理**

主持人：甘懷真（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摘要

本計畫作為東亞歷史上的儒教國家研究之一，主要探究東亞王權與儒學知識間的關聯性。東亞王權主要是指中國皇帝制度與日本天皇制。而儒學知識則集中於儒家經典詮釋中的祭祀理論。第一年探討從中國的戰國時期至東漢末年，儒家經典成立及其經典詮釋過程中，如何建構以郊祀、宗廟為中心的儒教祭祀理論。第二年則探討十九世紀初期至二十世紀中期，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的儒家經典詮釋藉由儒家式的祭祀國家理論以建構近代以來的天皇制。

- **方以智《藥地炮莊》之「三教合一」思想研究**

主持人：蔡振豐（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計畫是以明末大哲方以智（1611-1671）之《藥地炮莊》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四庫提要》言其解莊「大旨詮以佛理」而有所托。「非莊子當如是解」；而方氏自言「消心最妙者，不執也，不計也」，又言

「三教雖異而道歸一致」，今即欲藉其釋莊之論探究其如何辨明三教「源分而流合」、如何體現「三教合一」思想。

- **東亞視域的中日文化交流：互動與變遷**

主持人：徐興慶（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摘要

從東亞文明發展的視域觀之，中日文化交流的互動與變遷各有其主觀立場，其間的思想主張必會產生諸多「異」與「同」之爭論，每個時代的關鍵人物在發揮其文化事業傳播功效的同時，各種不同的地域性特徵，自然會產生不同的思想主張。因此，從東亞視域中探索與分析中日二國的人與文化移動所產生的思想差異性，自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本計畫擬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從德川時代東渡日本的明清人物之交流活動中，探討超越國界的文化價值形成原因及其國家認同、思想變遷問題。從人物互動與思想變遷中，審視其對東亞文明之發展所產生的影響，進而深化研究內涵並提出新的論點。

-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特質：以《論語》、《孟子》、《荀子》為文本的詮釋**

主持人：江宜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要

中國政治思想蘊含許多獨特的論述方式與智慧結晶，但在傳統經典注疏的脈絡下經常因習焉不察而被忽略。本研究計畫嘗試透過「理解本土注疏」與「比較西方觀點」雙管齊下的方法，挖掘出中國政治思想的精神與特質。第一年將以《論語》及《孟子》為分析文本，第二年以《荀子》為文本，分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論述結構與基本原則。若未來計畫得以延續，則繼續分析《韓非子》、《商君書》、《莊子》、《道德經》等經典，以五年時間完成先秦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研究。

參、研究成果

本計畫團隊自 1998 年開始推動研究工作以來，陸續舉行多場學術講論會、學術研討會與學術工作坊研討會，更舉辦了「東亞文明研究教師研習營」與「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研究生研習營」等活動。

在這些學術活動當中，本計畫團隊曾廣邀歐、美、日、韓、中國大陸等地學者，舉辦了包括「跨文化研究與詮釋問題」、「東亞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東亞世界與儒教」、「日本漢學」、「情境與聖化——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觀點與西方之比較」、「東亞四書學」、「傳統東亞的家禮與國法」、「東亞傳世文獻譯解方法」、「日治時期初等教育」、「東亞近世世界觀的發展」、「東亞視域中的『中國性』與『歐洲性』」及「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等主題的多場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學術著作方面：本計畫團隊陸續出版《東亞文明研究叢書》、《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東亞文明研究書目叢刊》等三大系列專書，共計六十餘冊。

其中，《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為研究成果的結集，內容涵蓋「東亞儒學經典詮釋」、「東亞文獻與經典詮釋」、「東亞政治、社會與文化研究」、「東亞教育史」、「臺灣思想與文化」、「日本漢學」等領域。

《東亞文明研究書目叢刊》收錄有關朱子、朱舜水、中韓訓詁學、臺灣研究等研究資料與論著目錄，並包含《東亞歷史年表》等工具書，俾便讀者參考利用。

《東亞文明研究書目叢刊》則專門收錄與東亞研究有關的圖書目錄，尤以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之東亞文獻目錄為重心。目前已出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文臺灣資料篇》一種。

除此之外，本計畫亦參與本校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編輯出版之《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每年二期，容納中、日、英三種文稿，廣邀國內、外學者賜稿，提供學界一個專業優質的發表園地。另外，本計畫亦參與編輯在美國出版之比較哲學專業期刊：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肆、最新消息

- 1.本計畫訂於95年11月21~22日(星期二、三)與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合辦「體知與儒學」國際研討會。
- 2.本計畫訂於95年11月29~30日(星期三、四)與日本神戶大學合辦「東亞文化交流：空間、疆界、移動」國際研討會。
- 3.本計畫訂於96年1月27~28日(星期六、日)與國科會人文處合辦「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生研習營」。

伍、出版成果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1. 黃俊傑著，《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
2. 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
3. 李明輝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二）：儒學篇》
4. 楊儒賓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三）：文學與道家經典篇》
6. 鄭吉雄著，《易圖象與易詮釋》
7. 甘懷真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
8. 高明士著，《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
9. 江文也著，楊儒賓譯，《孔子的樂論》
10. 張崑將著，《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
——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
11. 李明輝編，《儒家經典詮釋方法》
12.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
13. 葉國良編，《文獻及語言知識與經典詮釋的關係》
14. 黃俊傑編，《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上）（下）
15. 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
16. 張崑將著，《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
——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
17. 戚印平著，《東亞近世耶穌會史論集》
18. 高明士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政治法制篇》
19. 高明士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

20. 李 兵著，《書院教育與科學關係研究》
21. 黃俊傑編，《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挑戰》
22. 黃俊傑編，《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展望》
23. 黃俊傑編，《光復初期的台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
24. 李明輝著，《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
25. 陳立勝著，《王陽明「萬物一體」論：從「身一體」的立場看》
26. 黃俊傑編，《東亞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27. 高明士編，《東亞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28. 陳瑋芬著，《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
29. 鄭吉雄、張寶三合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
30. 鄧洪波著，《中國書院史》
31. 辻本雅史著，張崑將、田世民譯，《日本德川時代的教育思想與媒體》
32. 黃俊傑、張崑將合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
33. 鄭吉雄編，《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
34. 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一）：教育與政治社會》
35. 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二）：唐律諸問題》
36. 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
37. 楊祖漢著，《從當代儒學觀點看韓國儒學的重要論爭》
38. 黃俊傑、江宜樺編，《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
39. 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續探：思想文化篇》
40. 葉國良、陳明姿編，《日本漢學研究續探：文學篇》
41. 陳昭瑛著，《臺灣與傳統文化》【增訂再版】
42. 陳昭瑛著，《儒家美學與經典詮釋》
43. 黃光國著，《儒家關係主義：文化反思與典範重建》
44. 李弘祺編，《中國教育史英文著作評介》
45. 古偉瀛編，《東西交流史的新局：以基督宗教為中心》
46. 高明士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一）：家族、家禮與教育》
47. 高明士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二）：家內秩序與國法》

48. 高明士著，《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
49. 林月惠著，《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
50. 鄭仁在、黃俊傑編，《韓國江華陽明學研究論集》
51. 吳展良編，《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
52. 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
53. 鄭毓瑜編，《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自然、審美與比較研究》
54. 祝平次、楊儒賓編，《天體、身體與國體：迴向世界的漢學》
55. 葉國良、鄭吉雄、徐富昌編，《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集》
56. 李明輝著，《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
57. 陳昭瑛著，《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
58. 甘懷真、貴志俊彥、川島真編，《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
59. 黃俊傑著，《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

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

1. 吳展良編，《朱子研究書目新編 1900-2002》
2. 徐興慶編著，《新訂朱舜水集補遺》
3. 劉文清、李隆獻合編，《中韓訓詁學研究論著目錄初編》
4. 鄧洪波編，《東亞歷史年表》
5. 謝金蓉編，《蔡惠如和他的時代》

東亞文明研究書目叢刊

1. 張寶三主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文臺灣資料篇》



東亞民主研究計畫

East Asian Democratic Studies

【計畫摘要】

壹、計畫簡介

東亞民主研究計畫是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為骨幹，此大型跨國調查的前身為東亞民主動態調查(East Asia Barometer)。2003年12月東亞民主動態調查與南亞研究團隊完成整合，共同組織涵蓋全球超過二十億人口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¹本計畫迄今已邁入第七年，目前正在進行第二波的跨國比較調查階段，除了負責支援東亞(中國大陸、台灣、南韓、日本、香港、蒙古)與東南亞(泰國、柬埔寨、越南、菲律賓、新加坡、印尼)共十二個國家的調查工作外，也將規劃各種國際學術研究成果的發表。此次調查以「民主、治理與發展」為研究主題，將來還會繼續規劃定期在亞洲各國，針對公民對民主、治理與發展的價值取向、評估與態度，作同步的跨國調查研究。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已在國際學術界建立不錯的聲譽，且在2003年時成為「民主研究機構網路」(Network of Democracy Research Institutes, NDRI)此全球性學術組織的正式會員，並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科學國際理事會」(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UNESCO)評定為全球重要大型調查資料計畫之一。

貳、組織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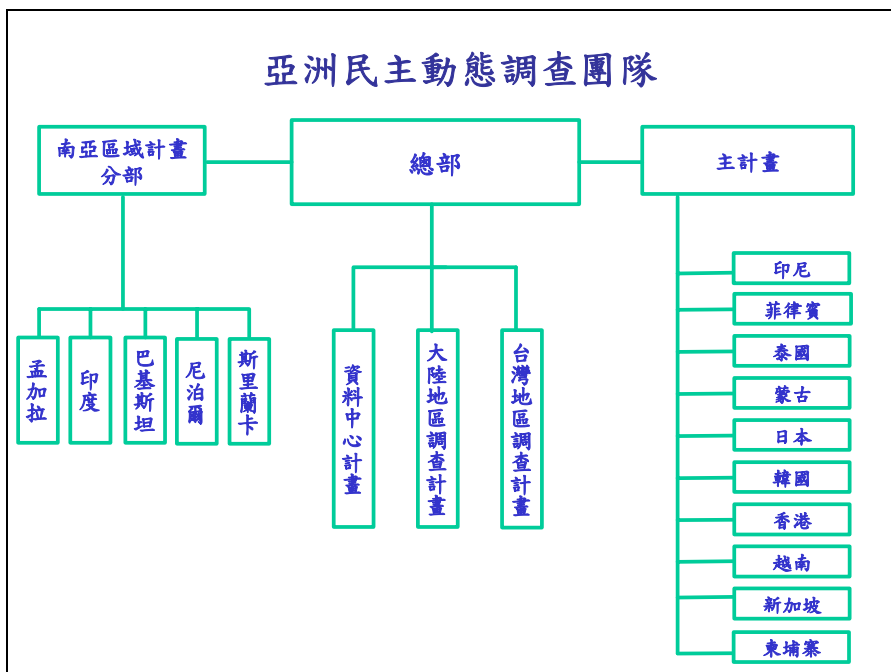
¹ 更詳細的計畫介紹，請參考本計畫兩個工作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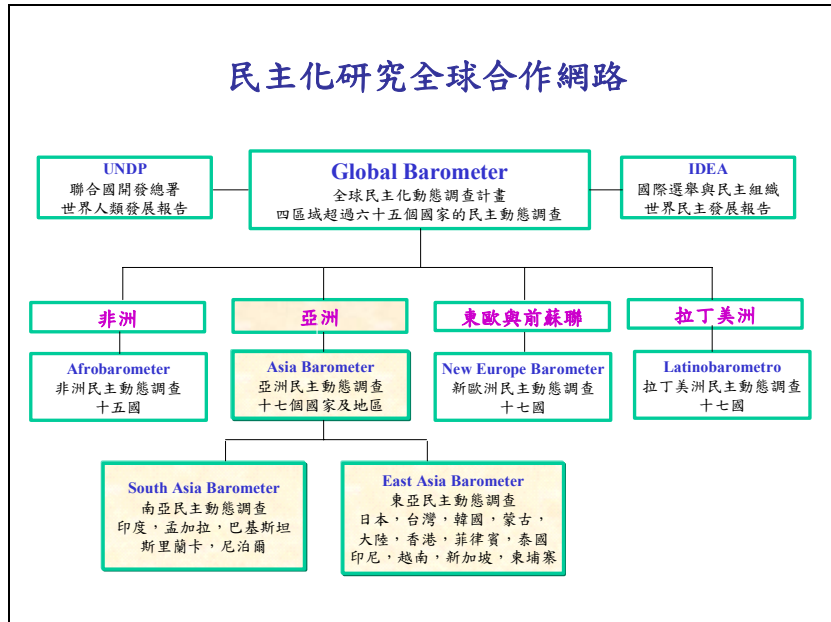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http://www.globalbarometer.org/>。

東亞民主動態調查：<http://eacsurvey.law.ntu.edu.tw/>。

東亞民主研究計畫分為總計畫與子計畫兩部份，總計畫(名稱爲東亞民主研究)主持人由本校政治學系胡佛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爲朱雲漢教授。子計畫(名稱爲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主持人由朱雲漢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爲本校政治學系石之瑜教授、張佑宗助理教授與黃旻華助理教授，以及中研院政治所籌備處徐火炎研究員、社會所傅仰止研究員、調查研究中心胡克威助研究員等，並邀請本校政治學系洪永泰教授擔任計畫顧問。

本計畫的總部設於台北，直接督導十一個東亞國家的調查計畫，另設南亞分部計畫辦公室，地點在印度新德里的「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負責整合南亞五國研究團隊。同時，本計畫已經與 Afrobarometer、Latinobarometro、New Europe Barometer 等三個大型區域調查計畫，組成全球民主動態調查(Global Barometer Surveys)，成爲一個涵蓋六十多個新興民主國家與轉型社會的全球性民主化調查研究組織，並開展與「國際民主與選舉支援機構」(International IDEA)、聯合國開發總署(UNDP)、世界銀行，以及其他重要國際組織的長期合作關係，定期收集與建構全球範圍的民主發展與治理品質指標，並合作發表權威性的調查研究報告。詳細的組織架構圖如下所附：





參、經費來源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一波的調查經費，主要來自教育部「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參與計畫的國家（地區）共有八個，其中蒙古、菲律賓、日本、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調查經費由台灣方面補助，泰國、南韓、蒙古與香港則是自籌調查經費。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的調查範圍擴大為十二個國家，經費主要來自國科會「績優團隊參與國際合作計畫」、中央研究院「新增主題計畫」與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籌備處等單位的經費挹注。最近，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已被列為本校新設立的「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創始計畫之一，並從教育部推動五年五百億元「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項目中提撥研究補助經費。因此，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的調查經費，除台灣外，包括泰國、蒙古、柬埔寨、越南、新加坡與印尼等國家的調查經費，都由台灣補助，台灣也負責支援中國大陸與菲律賓調查之部分經費、日本、南韓與香港則是自籌調查經費。南亞的調查經費得到福特基金會、歐盟與國際民主與選舉支援機構的補助。此外，美國的 Henry Luce Foundation 亦提供經費，提供計畫內學者與美國學者交流之用，以提升研究品質

與水準。

肆、研究成果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一波的調查研究，在 2000 年 4 月正式展開，到 2003 年陸續完成八個國家或地區的調查訪問工作。在 2003 年 8 月時完成各國資料的檢查與清理，以及整併跨國的資料檔，同時展開資料分析與撰寫研究成果的工作。本計畫目前已經發表十九篇論文刊登於重要國際學術期刊，三十三篇專題研究報告。應邀於國際組織與國際學術會議發表專題報告或發表論文二十四次，自行舉辦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三次，共發表會議論文四十二篇，目前正集中力量推動三本系列專書的集體寫作計畫，並與牛津大學出版社接洽出版事宜。

過去六年多此一計畫受到各國相關研究機構的高度重視，計劃共同總主持人曾受邀前往世界銀行、歐盟總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美國國務院、瑞典發展援助總署、國際民主與選舉支援機構、東京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史坦福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奧地利「高等研究院」(IAS)、瑞典 Uppsala 大學、德國 Mannheim 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等機構發表專題報告。同時，東亞計畫的各國參與學者，多次於美國政治學會年會、國際政治學會年會，以及亞洲學會年會合組專題討論會，聯合發表研究成果。



至於本計畫第一波蒐集的八國調查資料，已在 2005 年 8 月公開釋出，提供國內外學術界免費使用。需要者只要從計畫工作網站中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寄回或傳真到本計畫辦公室即可。到目前為止，總共有 59 位學者、研究生或專業人士提出申請，詳細的統計資料如下所附：

表 1 調查資料的申請者：依職業區分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	教授/研究人員	29	49.2
2	博士班學生	17	28.8
3	碩士班學生	12	20.3
4	其它專業人事	1	1.7
	合計	59	100.0

表 2 調查資料的申請者：依國家區分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	美國	26	44.1
2	臺灣	15	25.4
3	英國	6	10.2
4	荷蘭	3	5.1
5	南韓	2	3.4
6	新加坡	2	3.4
7	德國	1	1.7
8	香港	1	1.7
9	日本	1	1.7
10	美洲	1	1.7
11	亞洲	1	1.7
	合計	59	100.0

表 3 調查資料的申請者：依申請目的區分

		次數分配	百分比
1	專業論文	35	59.3
2	學位論文	18	30.5
3	政策分析	1	1.7
4	研究報告	5	8.5
	合計	59	100.0

伍、未來展望

本計畫將與東亞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重要學術機構發展長期性的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包括進行研究人員的交換與互訪、資料與出版品交換，共同舉辦國際學術會議，以及推動共同研究或共同出版計畫。本計畫墊基於總主持人過去所發展的國際合作網路關係，在推動之初即可全面融入國際學術界民主研究的主流圈內。

在計畫執行過程中，台灣團隊以及亞洲各國的合作團隊集體創造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同時包括對於民主化研究的具體學術貢獻，以及對於國際民主支援運動所直接提供的知識層面與政策層面的貢獻。

在學術貢獻部分，包括提供跨國調查資料供學術界進行有關亞洲民主發展的研究，透過計畫網站定期發行電子版專題研究報告，於重要國際學術集會發表研究成果，受邀至國外各重要研究機構進行專題報告，並陸續在重要國際學術期刊上出版論文，以及透過國外知名學術出版社發表系列專書。

政策貢獻部分，對於新聞媒體、政府部門、國際組織、以及關懷亞洲各國民主發展的民間機構與市民社會組織，社會運動團體等，本計畫將不定期舉行研究成果發表會，製作政策導向與行動方案導向的分析評論短文。同時，計畫將建構「亞洲民主數位資料庫」的線上檢索服務功能。同時，「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將在「全球民主動態調查」的框架下，透過國際組織的權威性出版品，以及與重要國際民主支援

組織合作，擴大其研究發現的輻射作用，與「國際民主與選舉支援機構」合作，在其瑞典斯德哥爾摩總部舉辦全球民主發展與治理品質指標的發表會，並逐年為其世界民主發展年度報告撰寫專章，在「世界民主運動大會」(Assembly of World Democracy Movement)，安排專題報告，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民主改革團體、人權組織、民主教育機構以及國際民主支援組織進行政策對話，並持續與世界銀行、歐盟與聯合國開發總署等重要國際組織進行交流與對話。

全球化研究總計畫

Program for Globalization Studies

【中文摘要】

全球化議題，雖然已經受到全球性的關注，但大多還停留在經驗描述的階段，而少有系統性的抽象思考與嚴謹的因果關係分析；在亞洲，這項議題則似乎尚未受到重視。有鑑於此，本總計畫從關注商品、資金、人員、及生產的跨國快速流動（包括流出與流入）開始，以極具獨特性之台灣與華人企業為焦點，探討台灣與華人企業在此過程中，所受到的衝擊與因應，此種衝擊與因應含蓋了巨觀與微觀的層面，而涉及台灣的總體經濟表現、外匯/金融市場、勞動/就業市場；廠商的投資策略、與組織/人事管理；地理之產業聚落、城鄉發展、及土地利用；以及華人組織心理與行為的變遷等等的面向。本總計畫一方面掌握台灣經驗的特色，一方面觀察其受衝擊後的變遷歷程，來進行基礎理論與科際整合導向之跨國性研究，並與現行重要文獻與理論（如網絡理論、關係主義、集體主義、國際化理論、社會認同理論、及經濟模型等等）進行對話，以帶領台灣社會科學與管理科學社群進行重點式的突破。除此之外，所獲得之結論亦可做為公共政策（如投資、貨幣、財政、外匯、勞工、及都市發展等等）與經營管理之參考。

【英文摘要】

The issue about globalization has acquired attentions from world wide. However, it remains phenomenon descriptions and doesn't seem to draw any concern in Asia. Because of that, this master program will start from the concern with multinational fast movement of commodities, capital, staff, and enterprise/factory,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n Taiwan and Taiwanese businesses and their responses during the course, in which this type of impact and response consists of macro- and micro-level that involve Taiwan's performance of macro economy, foreign exchange/financial market, and labor/employment market; enterprise/factor's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personnel management; geographical industry cluster,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and finally, Chines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ssues. The purpose is to recognize the features of so-called Taiwan experience, and to observe the change course of the features after being impacted. Based on the issues above, this master program will conduct multinational study of basic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and dialogue with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theories (such as network theory, relationalism, collectivism,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ory, and economy models) to lead the communities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science into key breakthrough. In addition, the conclusions may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for example, investment, monetary, finance,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bor policy) mak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壹、計畫目標

針對台灣與全球化發展的關聯性，以臺灣商品、資金、人員及生產流動為主要的面向，討論台灣與華人企業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華人企業全球分工的位置、企業組織結構；華人企業在全球

化過程所表現出來的組織管理行爲；台灣總體經濟、金融及勞動等相關市場所受到的衝擊，以及地理空間的變遷等等。透過這些研究議題，將臺灣大學各單位的研究團隊集合起來，進行基礎理論與科際整合導向的跨國性、長期性研究，並與現行之重要文獻與理論進行對話，以進行重點突破。

總之，本總計畫的目標有五：

- 一、 整合台灣大學的研究資源，促進跨學門合作，結合本校一流學者組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研究團隊，在重點研究領域進行具有開創性的研究，帶領社會科學界與管理科學在國際學術界進行重點式突破。
- 二、 產生群聚效應，激發更大範圍的跨學門合作，掌握新的研究議題，提升集體研究能量，且帶動東亞地區學術社群與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進行跨國性、比較性合作研究的任務。
- 三、 具備能彰顯台灣或東亞與全球化發展之重要課題的研究能力，先以經濟學、心理學及地理學等領域的研究群爲主幹，再整合政治學、大眾傳播學、法律學等社會科學的主要學門。
- 四、 發揮台灣大學在社會科學的優勢，結合在相關議題領域內研究表現突出的研究團隊，並透過實作，培養新進的研究人才。
- 五、 提昇研究能量，一方面與國際重要學術社群或理論文獻進行對話，一方面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各主流期刊，以發揮國際影響力，爲台灣大學邁入卓越大學之林助一臂之力。

貳、研究背景

全球化是跨越國家地理邊界的社會過程，其中包括經濟、政治及文化的面向，且涉及資訊、商品、人員、資金、及廠商的快速流動。在這樣的變遷過程中，強化了不同國家或是區域行動者間的相互依存性。

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貿易、投資、生產、金融交易、勞動力遷移、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等不同的領域，而具有以下幾項特點：第一、世界貿易在 1800-1913 年，佔世界生產的比例由 3%增加到 33%，在

1870-1913 年大幅成長 3 倍，在 1948-1966 年，世界貿易每年成長 6.6%，1966-1973 年間每年成長 9.2%，之後減緩，主要是因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

第二、生產的國際分工，從成衣紡織、汽車零件、化學製品、建築業到高科技的半導體業，跨國生產的比重都提高。台灣就是半導體零件最大的代工生產基地，以台積電來說，主要的客戶都是來自美國及其他歐洲國家。

第三、多國籍企業的重要性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經濟學家 Dunning 估計 1988 年就有 20,000 家多國籍公司，其國外資產也達 1.1 兆美元，相當於世界生產總值的 8%。全球化的樂觀主義者更將多國籍企業推向一種新形式，就是跨國的企業聯盟（研發聯盟、生產協力網絡等），使得企業的活動更明顯地跨越國家的邊界。

第四、雖然全球化的樂觀主義者指出勞動力的跨國流動是全球化的重要環節，不過勞工流動的高峰期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光是 1845 至 1914 年，就有 4,100 萬人從歐洲遷徙到美洲，因為工業革命與都市化並沒有替這些歐洲窮人帶來工作機會與好的居住環境，他們必須離鄉背井前往新大陸尋找機會。但 1970 年之後，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對於移民都採取嚴格的限制政策，落後國家的窮人不可能仿效十九世紀的貧窮家庭，以國際遷徙來改善生活。

接著，政治的面向主要是民族國家的沒落與全球性政治組織的興起。對於民族國家的沒落，主要是因為經濟、文化、政治及生態環境等事務的糾結越來越複雜，而降低了政府在民族國家層次的權力與效能。當跨國企業的權力擴大，跨國生產規模與數量增加時，民族國家的權力也會受到挑戰。許多屬於傳統國家的責任（國防、通訊、經濟治理等）要跨國協商，才能夠得到妥善的解決，於是跨國區域組織變得更為重要，例如 OECD、NATO、APEC、WTO 等等。

最後，文化的全球化是經常被提起的，而且有學者認為全球化最重要的就是在文化的面向，因為文化流傳沒有實體的阻隔，只有傳輸媒體上的障礙，目前通訊與媒體科技的躍進，這項障礙幾乎不存在，所以文化元素的全球流動變成最為顯著的面向，並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消費文化的形成，本來屬於中產階級或是上層階級的生活品味、生活方式及消費型態，隨著消費實體商品越來越符號化，得以透過電子與平面媒體傳遞到全世界，所以有些論文就會舉全球品牌，如 Nike、Benetton、Ford、Toyota 為例，來證明消費文化全球化的論點。

第二、觀光產業的發展與旅行人數的增加，這是全球化的另一個文化面向，國際觀光業在 1950-1990 年間擴增了十七倍，其中以歐洲人和北美洲人佔大多數，但是她/他們觀光的地點轉向亞太地區，觀光產生的效果是觀光客將世界建構成一個沒有地理界線的場域，接觸到異文化，將發生一些深刻的反省，了解自己與他人的差異，而有可能導致我群與他群分類的模糊化，甚至去分類化。

文化全球化的第三個議題是全球化對於種族與民族身分認同的影響，樂觀的全球化論者認為全球化削弱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減低民族身分認同的重要性，另外也使得一些跨國界的民族身分認同（如日耳曼人、華人）可以建立起來，所以過去以國家為邊界的民族主義不再重要。此外，全球化帶來之不同文化元素的交流、與多元主義或多元價值觀的形成，受到地域邊界的限制較小，這也可能是民族主義無法成為主流的因素之一。

針對全球化不同的面向，世界重要的研究機構紛紛成立全球化研究中心，目前全世界大約有 50 個全球化研究中心，而且這些研究中心已經建立了一個全球研究中心學術網絡，每年召開會議交流研究成果與發展未來的研究方向，這樣的趨勢顯示：全球化研究的課題受到高度的重視。雖然如此，目前許多全球化的討論，都還停留在經驗描述的階段，而少有系統性的抽象思考與嚴謹的因果關係分析；至於亞洲，則尚未開展此議題的探討，各學術機構也尚未成立全球化研究單位。因此，當本校社會科學、心理學及空間領域從事全球化研究的教師能夠整合，短期內提出整合型計畫，長期則以成立一中心為標的，必可成為亞洲地區研究全球化的重鎮。

由於不同地區全球化研究中心都規劃其研究重點，例如美國聯邦政府經費支持在夏威夷大學、佛羅里達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及

喬治城大學設立的全球化研究中心，分別是以亞洲地區、拉丁美洲、非洲及中南歐的全球化現象為核心。本總計畫前兩年的定位將是以臺灣的全球化議題為中心，再逐漸擴展到東亞或其他華人地區。研究主題緊扣極具文化、經濟、政治、地理特色之台灣與華人社會在全球化過程中所受到的衝擊，並以帶領資金流動的華人企業組織網絡、企業組織行為、以及臺灣及華人社會在全球空間與城市系統上的分工做為初步研究重點，逐漸凝聚共識，建立一跨學科、跨領域、跨國界的高能量研究團隊。

本總計畫將以臺大研究團隊過去研究成果為規劃的出發點，從臺灣企業與華人企業的經濟全球化過程所發生的現象當成焦點，先從經濟全球化的貿易投資、全球經濟組織與經濟制度的關聯著手，進而討論華人企業組織行為。最後，就像 Sassen (1998:325) 所特別強調的，全球化分析的單位是全球城市與全球城市的網絡和層級體系，而不是政府或企業組織（跨國企業）。因此，亦將把東亞的全球城市（包括台北、香港、首爾、東京、上海等）當作為觀察重點，瞭解台灣或華人城市的變遷與經驗。

叁、研究優勢

台灣 400 年來，除了清朝初期的一段時間外，都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不論商品貿易、資金移動均有豐富的經驗。在文化方面則因為全球化的關係，受中國文化、日本文化、西洋文化（含荷蘭、英國、美國等）的影響，文化內涵豐富且具多樣性。

以商品貿易而言，在中國尚未開放與西洋通商之時，台灣已經是東亞和西歐貿易的中繼站。荷蘭人和鄭成功均曾利用台灣在貿易上的優勢地位，獲取全球化的重大利益。1860 年清廷開放淡水港對外貿易之後，台灣迅速在國際貿易上嶄露頭角。日本據台期間，台灣也是東亞貿易的重鎮。第二次戰後的台灣更是以貿易引導經濟的成長。所謂「出口帶動型」(export-led growth) 的經濟成長模式，台灣無疑是開發國家的典範。台灣採行出口擴張策略比韓國更早，比香港和新加坡更成功。台灣在政策上領先的許多貿易經驗，迄今仍為後進國家模仿學

習的對象，例如出口退稅制度、加工出口區的設計等，這些經驗均足以使台灣在國際貿易的學術研究上居於領先的地位。因此，考察目前全球化衝擊下的台灣總體經濟表現與各種市場的變化，也將是重要之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的焦點。

在資金移動和對外投資方面，台灣雖然歷史不長，但台商獨特的國際化方式，也已引起文獻上的注意。台商的特質是「捷足先登」、「以小博大」、「以群聚取代獨行」。這種「台商現象」的詮釋雖僅在萌芽階段，但已在文獻上小有建樹。例如，以「網路」觀點詮釋台商對外投資的現象，已經開始獲得西方學者的一些迴響。

至於由台商衍生而來的華人企業研究，未來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傳統上西方學者詮釋華人企業時，總是把華人企業看成是家族企業，而以企業治理（governance）的角度解剖華人企業，但實際上已有許多華人企業脫離家族統治的範疇。另外一個傳統觀點是以「關係」（guaxi）詮釋華人企業的組織互動行爲，這種觀點亦稍嫌狹隘。基本上，華人企業的本質不斷演進，且受到全球化的制約，已逐漸發展出一套不同以往的模式，這都是全世界學者均有興趣的研究課題。

華人企業與相關的組織行爲研究，未來可望成爲心理學及管理學領域中的顯學，理由很明顯。一方面是由於全球化的趨勢，西方主要的學術性期刊均有國際化的意向，希望多刊登北美洲以外的論文，以瞭解其他地區的特色；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經濟的崛起，沒有人可以忽視華人企業的存在與其行爲的特質。而在所有華人企業中，台商無疑是在管理經驗和技術上最爲先進的，國際化程度也最高，而可以與西方經驗進行對話。以台商爲基礎，再擴展到一般華人企業的研究，顯然是十分有潛力的。

在華人企業與空間研究的部份，我們發現這一波的全球化過程，新興資本，特別是來自於亞洲四小龍的跨國企業，亦即 Mathews (2002) 所言的—Dragon Multinational，如何形塑新一波的全球化？以及其是否成爲一種新的全球成長模式（a new model for global growth）？已成爲相當多學術領域共同的關注。針對台灣資本而言，其在產業組織網絡的發展、在人力資本的形成與生產空間的形塑上是具有相當的獨特

性，不僅有別於星、港，也與韓國的模式多所差異，這樣的獨特性值得進行系統性的研究，理由是多元化的發展模式，是二十世紀末經濟全球化歷程下的新趨勢。我們的研究團隊將針對跨界投資與空間生產網絡分工、產業聚落的選擇與形成、及台灣區域變遷，進行深入探討。

肆、執行方式

總計畫的核心工作在於研究成果的累積與展現，研究團隊的組成將關係到總計畫是否成功。因此，在組成團隊之前，我們就要求分項計畫的研究團隊要能達到以下的標準：（一）計畫的研究主題必須在該學術領域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並有持續進行研究的價值；（二）計畫的研究範疇必須是台灣在國際學術競爭上享有比較優勢的研究領域；（三）計畫必須已具體成形，且基礎研究成員已經有突出之研究表現；（四）計畫必須展現具有開展與領導跨國研究合作與學術交流的國際化企圖與能力；（五）計畫的理論視野必須同時貫穿華人組織行為、組織網絡、全球經濟相關制度、產業聚落、及人員跨界移動等層面，並與總計畫的整體理論視野以及其他分項計畫相呼應，期能發揮研究整合的群聚效應。

在總計畫建立的初期，將以三個分項計畫為核心進行研究，這三個分項研究計畫都是由目前在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理學院在勞動經濟學、華人企業、及全球化的研究上有傑出成果的研究團隊所提出的。團隊合作的默契良好、跨領域整合的經驗豐富、具有紮實的資料蒐集與運用能力，並能規劃長期性的研究主題。這些研究團隊的人力組合，以資深研究人員和新進研究人員各佔一半比例的方式形成，而有助於研究經驗的傳承、研究表現的進步、以及研究議題的長期探討。研究團隊的組成與關聯性，請參見圖一與表一（置於本文後）。

另外，本總計畫三個分項計畫的研究團隊，在華人企業跨國組織行為、全球企業組織網絡、企業的全球空間位置選擇和經濟分工、勞動經濟學、及國際貿易的研究上都已經有相當豐碩的成果，且刊登在國內外各主要期刊，並有不少專書出版。以目前已經高度國際化且有

豐碩成果的三個研究團隊，投入台灣與華人企業之全球化的研究，在亞洲學術社群能夠應該佔有優勢地位。尤有進者，本總計畫的研究團隊在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的交流整合上，也已經累積了相當紮實的基礎，這都有助於本總計畫的執行，並達成既定目標。

最後，整個中心在研究、資料蒐集及國際學術交流的運作上，應該是在提供充份資源與績效導向的原則下進行。各計畫需要配置足夠的研究人力，特別是專任的研究人力，以強化研究團隊的研究能力；對參與主題計劃的成員則給與足夠的研究資源，並降低行政與教學負擔。對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將採取定期考核評估的方式，並以國內外各主要或一流期刊的發表、中英文專書之出版、研討會論文及研究報告（working paper）的提出等為主要重點。同時，亦將舉辦與參與各相關主題之研討會與工作坊。

伍、分項計畫

分項計畫一：經濟全球化的研究

本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經濟全球化所帶來對貿易、勞動市場、資本移動的衝擊，並研究總體政策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將以台灣經驗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但所探討的是全球性的議題。研究的範圍以 1990 年代以後的發展為研究的重點。本研究包括兩大議題，一是全球化之下台灣的對外投資與勞動市場，二是全球化之下的總體與金融政策。在第一項議題中，我們將探討台灣廠商的對外投資行為、廠商全球佈局對國內就業的影響、全球化對台灣勞動市場的影響、全球化下內部勞動市場的升遷，以及國際移民對移出國經濟表現的影響。在第二項議題中，我們將探討在金融資本全球化之下，匯率與金融市場的管理、對台灣景氣循環的影響，以及國際間總體政策的協調。

分項計畫二：全球化與區域變遷：東亞國家的比較研究

空間阻絕的消失與空間壓縮的地理現象是全球化重要的空間變

革，形成了以全球、區域與地方多重尺度構造而成的全球經濟體系的新地理，這個新的全球空間次序也造成了區域與區域之間、及城市與城市之間更劇烈的競爭，也更強化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所產生的空間發展不均現象。本研究嘗試探討 1980 年代後，東亞國家在劇烈的區域競爭趨勢中，其國家、地方及特定區域，如何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化的發展意識下，回應其區域變遷所面臨的新局勢。這些以發展型國家著稱的國家或地區，曾經在 1960 年代利用全球新經濟分工的形勢，以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成功地創造東亞的經濟奇蹟。1980 年代後，亞洲經濟又在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下快速發展，在經濟上，這些國家已發展成爲亞洲重要的資本輸出國，在政治上也快速經歷民主化的洗禮，然而亞太區域也有了新的後進國加入經濟競爭，因此，這些經濟發展相當成功的發展型國家也開始採取新自由主義化的經濟與空間發展政策，以免在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經濟體系中失位或被邊緣化，或更積極地嘗試強化其全球競爭力。本計畫嘗試透過比較研究脈絡，從全球城市發展、區域發展、及土地利用變遷等三個層面與三個子計畫，來探究近二十多年來，全球最具動態之東亞地區的區域變遷特性，以瞭解以發展型國家著稱的第一輪亞洲新興工業經濟國，在新的全球化趨勢下所經歷的快速與劇烈的產業、政治及空間轉型。

分項計畫三：全球化下的華人組織行爲：關係主義有未來嗎？

全球化的結果並不必然造成所有人類活動的一致化與標準化，反而有可能促使全球地方化（global localization）與文化多元主義的興起。這樣的現象在組織行爲上尤爲明顯，例如，針對華人組織行爲的研究即指出，像華人的家族企業、關係網絡、家長式領導風格、以及重視員工忠誠等等現象，不僅未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消失，反而具有一定的功能。本研究計畫即繼承此一思考軸線，持續探討以下的問題：第一、華人企業組織行爲的時代變遷：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何種華人企業組織行爲是有效的？何種則需要改變？第二、華人企業組織行爲的跨國類推：隨著全球產業分工與多國企業的興起，華人企業如何在全球各地有效運用華人企業組織文化、組織管理、以及組織領導的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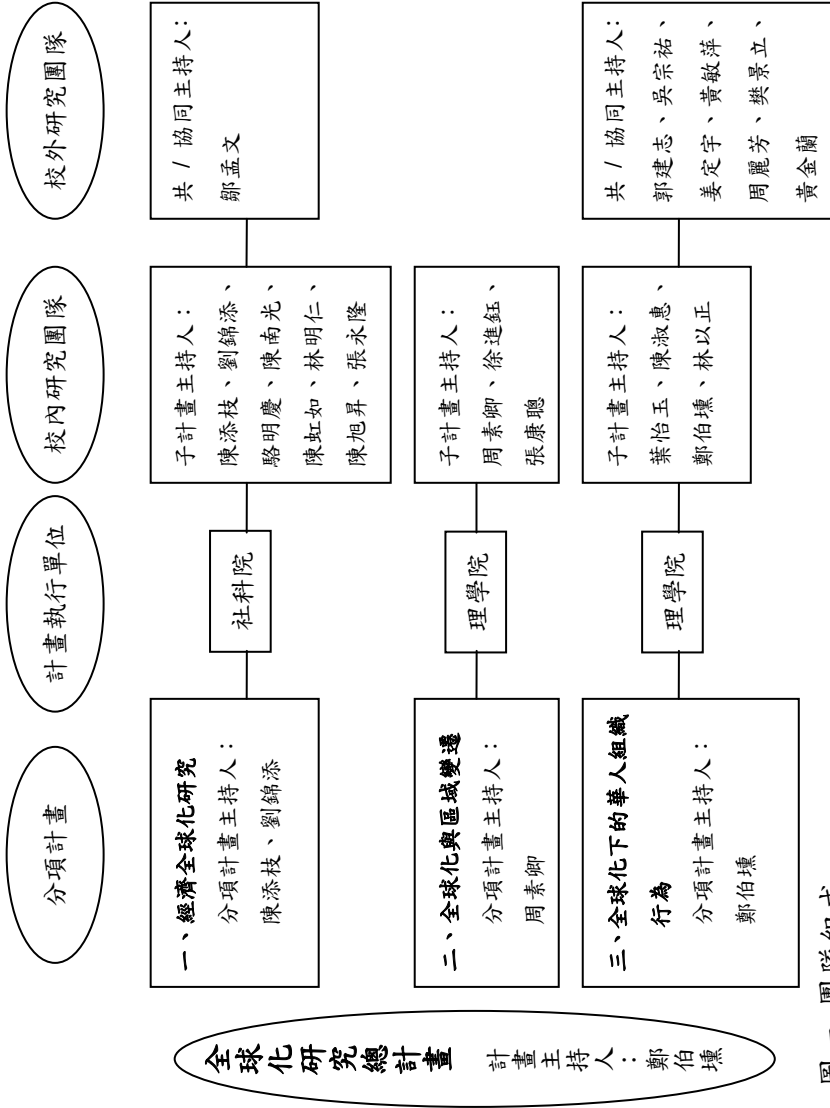
項優勢？何種華人企業組織行為具有跨地域類推性，何者則無？透過以上議題之探討，藉以回答華人關係主義如何轉化與為什麼轉化的問題。本分項計畫所關注的華人組織行為焦點，將集中在組織文化、工作團隊、領導統御、及工作態度上面。

<全球化研究各分項計畫之子計畫及子計畫主持人>

分項計畫一：經濟全球化的研究		
1.	台商對外投資的研究	陳添枝
2.	廠商全球佈局對競爭力與國內就業的影響	劉錦添 鄒孟文
3.	全球化與勞動市場--- 就業、工資與所得分配	駱明慶
4.	中間財貿易下的國際政策協調	陳南光
5.	全球化下國際移民對移出國經濟表現的影響	陳虹如
6.	全球化對內部勞動市場的影響	林明仁
7.	金融全球化之探討: 金融市場, 匯率動態及其管理	陳旭昇
8.	從動態隨機均衡模型看全球化對臺灣景氣循環的影響	張永隆
分項計畫二：全球化與區域變遷：東亞國家的比較研究		
1.	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化與全球城市發展：東亞城市的比較分析	周素卿
2.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化的區域發展：台灣與南韓的比	徐進鈺

	較分析	
3.	全球化與在地空間過程：台灣、泰國、中國與日本養殖業土地利用的比較分析	張康聰
分項計畫三：全球化下的華人組織行為：關係主義有未來嗎？		
1.	華人組織文化之特性與轉化	葉怡玉 郭建志
2.	全球化趨勢下的華人團隊運作	陳淑惠 吳宗祐 周麗芳
3.	家長式領導的跨文化驗證	鄭伯壘 姜定宇 黃敏萍 樊景立
4.	華人組織工作關係的轉變與影響	林以正 黃金蘭





圖一 團隊組成

表一 全球化研究各分項計畫之關聯 (N = 15)

台灣經驗	全球化					E ₈ *
	資本	生產	商品	人員		
市場						
• 總體表現		E ₇	E ₇	E ₄		
• 外匯/金融市場	E ₆		E ₆			
• 勞動/就業市場		E ₂ /E ₃				
廠商						
• 投資策略	E ₁	E ₁				
• 組織/人事管理		E ₅ /P ₁ /P ₂ /P ₃ /P ₄		E ₅ /P ₂ /P ₃ /P ₄		
地理						
• 城鄉發展		G ₁ /G ₂	G ₁	G ₁ /G ₂ /G ₃		
• 土地利用		G ₃	G ₃	G ₃		
人員						
• 社會認同		P ₁		P ₄		
• 心理/行為				P ₃ /P ₄		

*E (Economics, 分項計畫一), G (Geography, 分項計畫二), P (Psychology, 分項計畫三), E₈為分項計畫一之第八項子計畫, 在此, 將全球化界定為基於資訊革命而導致之資本、生產、商品及人員的全球性跨界快速流動。

東亞法治之形成--對東亞法治理論、體制與 實踐之整合法學研究

(The Form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East Asia--
An integrated Jurisprudential Study onto the Theory,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in East Asia)

【計畫摘要】

壹、總計畫介紹

總計畫主持人：羅昌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簡介

東亞地區的文化與歷史，包含了儒家、道教、伊斯蘭、佛教、基督教等極為多元豐富的內涵；在過去百餘年的歷史中，亦共同經歷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反帝鬥爭、共產主義、憲政主義、民主化等經驗。而在伴隨的法制現代化／西化過程中，東亞各國的傳統法制，又與源自西方的歐陸法系、普通法系與社會主義法系等，開展了極為複雜多元的繼受與對話過程。

「東亞法治之形成」整合型計畫即是在前述背景下構思的法學研究計畫，以東亞的法治為研究對象，運用整合的法學研究方法，並以「法治」理念為核心，來進行相關之理論、體制，與實踐經驗的研究。

本計畫將以臺灣對法治實踐與法律／法學的繼受經驗與思考為出發點，來進行對於諸多議題的分析探討。但由於可能涉及的議題範圍仍太廣泛，因此本計畫將以兩個現代社會的特點—多元文化與風險社會—做為軸線，透過子計畫進行對下列主要問題群的研究：

(一)法治之理論內涵與社會文化基礎

(二) (多元文化下) 臺灣與東亞人權與憲政主義之理論與實踐

(三) (風險社會下) 法治國法體系的重構

貳、子計畫介紹

- 亞洲法治文化研究：法與存在的解釋（法律文化的時間性、空間性與結構性）

計畫主持人：陳妙芬（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長谷川晃（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部教授）

協同主持人：顏厥安（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張騏（中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舒國滢（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簡介

「亞洲法治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rule of law in Asia) 是主要針對在「亞洲」概念中包含的人民和社會，所進行的法治文化之基礎研究。「亞洲」地區國家民主和現代化歷程雖然與「歐洲」完全不同，至今也為發展類似歐洲整合的政治運動。

然而，亞洲與歐洲一樣具有長久文化歷史傳統，「歐洲人」常以歐洲文化自豪、形成特殊認同情感，「亞洲人」之間也有相近的信仰和思想淵源，「歐洲人」的人權思想和生活、政治深受宗教衝突影響，「亞洲人」之間也因為不同文明的交融和衝突，發展出不同的法治經驗。凡此種種，都讓人不得不思考：亞洲與歐洲法治經驗是否有類似的軌跡？此外，種種現象也讓人深刻體認到，亞洲還是一個隱諱或模糊的概念，現代人權和法治經驗在亞洲也還是極度分歧，而亞洲學界的法律哲學也沒有從任何「內在觀點」(internal aspect)或「外在觀點」(external aspect)，分析和詮釋亞洲人的法治觀念和實踐態度。

「亞洲法治文化研究」將結合微觀與巨觀的研究方法，依「法治文化」具有的時間性、空間性、結構性三重分析架構，描述和詮釋現代及晚期現代的亞洲法治和亞洲人的人權觀與價值衝突——藉由個案研究和人物訪談，找出適當的參與者之內在觀點，同時由研究者的外在觀點，對上述觀點進行質性研究。這項質性研究要由不同世代人物

的社會和文化背景、階級意識、性別意識、法律經驗、人權思想與價值觀各方面，探討具有世代特殊意義的生存心態／習癖（habitus），並依此獲得到見林的巨觀效果。

＊徵求翻譯人才：

本子計畫徵求日文或韓文的譯者，協助計畫主持人將日文或韓文的文獻翻譯成中文，有興趣的人士請先將簡歷和連絡方式寄到總計畫辦公室，並註明陳妙芬教授收，以便進一步聯繫。

● 區域性國際人權保障機制之形成：歐洲經驗與亞洲發展

計畫主持人：林鈺雄（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簡介

人權法的國際化，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新發展，可略分為兩大類，一是以聯合國為首的全球性國際人權法的發展——例如於1976年3月23日生效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是區域性國際人權法的發展，諸如《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及《非洲人權及民族權憲章》等。相較之下，亞洲，尤其是東亞，儘管在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成果令全球矚目，但至今仍然沒有任何區域性的國際人權保障機制。

《歐洲人權公約》乃世界上第一部允許個人以國家違反人權為由於國際性司法機構控訴國家之條約，並將人權保障導向國際司法救濟之途徑；該公約及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法，同時也是近年來國際間最為熱門的人權法課題之一。瞭解歐洲人權法有助於我們釐清「歐洲人權法院如何將背景不同的各個歐洲內國國法整合為一套共通適用的人權基準」，並且據此發展出超越法系與訴訟構造差異的「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或者以歐洲經驗為借鏡，發展出東亞的區域性國際人權法。

本計畫即在此一思考背景下，進行對歐洲區域性國際人權法的研究，從而思索其對東亞區域性國際人權法可能帶來的啓示與影響。本計畫主要分析點有三：

一、歐洲人權機制的形成與發展。

二、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法研究。

三、歐洲人權法對未來東亞區域性國際人權法的啓示與借鏡。

希望此計畫能夠累積關於歐洲人權機制形成與發展的基礎研究，並藉由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研究結果，彌補我國法與國際人權基準要求的落差，以及建立未來東亞區域性國際人權法形成與發展的研究基礎。

● 東亞憲政秩序之建立、破壞與變遷

計畫主持人：張文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協同主持人：Tom Ginsburg（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法學院教授，亞洲法律、社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簡介

東亞法治之形成，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即是東亞憲政秩序。在以西方為中心的法治觀中，憲法秩序的建立與形成，與革命的歷史有關，更與主權的理念無法分割。然而，此種西方憲政秩序建立的典範，是否也存在於東亞各國？東亞各國殖民與反殖民的經驗，以及由此一經驗所生之國族想像與主權觀，又如何對其憲政秩序之建立、甚至破壞有所影響？

今日，東亞各國均有憲法；大多數東亞國家的憲法在形式上亦為民主憲法；在經過第三波、甚至第四波民主化影響後，愈來愈多的東亞國家在實踐上亦堪稱與民主憲政相符。近年在落實憲政民主上備受讚譽的台灣、南韓、泰國、蒙古，更是在相關研究中屢被提及與比較的重要案例。然而，在諸如台灣、日本、南北韓、新加坡等東亞各國的特殊憲政歷史經驗下，這些國家對於憲法的制訂、修正、甚至是廢棄，是否表現出特殊性？其是否真正成功型塑或落實憲政秩序？若是，其型塑憲政秩序之社會與規範基礎，是否與現代西方典範相同？

在總計畫的整合下，本子計畫擬探討東亞憲政秩序之形成，從憲政主義、法治、殖民、反殖民（或後殖民）、以及當代民主轉型的關係，作深入之比較研究。同時，東亞憲政秩序形成經驗之討論，與文化之

普遍主義或相對主義之辯論相關。

本計畫希望對以西方經驗為主之主權與憲政理論提出批判性之反省，甚至嘗試進一步提出能整合東亞經驗之主權與憲政理論之全新觀點。

● 法權與制訂法之區分及其對法治國基本權限制之意義

計畫主持人：顏厥安（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簡介

法權與制訂法的區分，不但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關鍵問題，也是近代主權國家法律體制建構與運作的基本要素。在歐陸一般的傳統中，此一區分與自然法、立法、理性及意志的概念有著密切的關連。在德國的政治與法學思想論述中，又結合了法治國、民主及合法性概念與正當性概念的理論與實踐論爭相關。在英美法的傳統下，則與憲政主義、法治及高級法的等論述傳統相結合。

在憲政國家與議會主義的制度脈絡下，法權與制訂法的互動界定，又與基本權之法律限制或界線問題高度相關。基本權與法律，尤其是實證法律與制訂法的關係，大概是最複雜的基本權學理議題。基本權一方面的在理論上源自於先於憲法秩序的自然權利或人權，另一方面，在憲法規整的政治社群當中，人民彼此之間的基本權行使關係，卻需要透過法律才能釐清規範其適當的界限，或透過法律限制來防範風險或危險的實現，或損害與傷害的發生。甚至有許多基本權也必須透過法律規定始取得其具體內容。因此基本權的抽象理念是先於法律、拘束法律的。基本權的具體實現，卻要倚靠法律、透過法律。也難怪基本權乃出自立法者之手的說法並非無據。

本計畫即在此一思考背景下進行對法權與制訂法的規範性以及其對基本權限制塑造關連的研究。其中又有兩個主要分析點：第一，基於本人所發展的，對於規範性之規範縫隙概念，來研究其對基本權規範的作用影響；第二，由風險概念入手，分析探討基本權之限制塑造在風險社會條件下意義的轉變。

● 跨越藩籬：東亞女性主義法學與國際女性人權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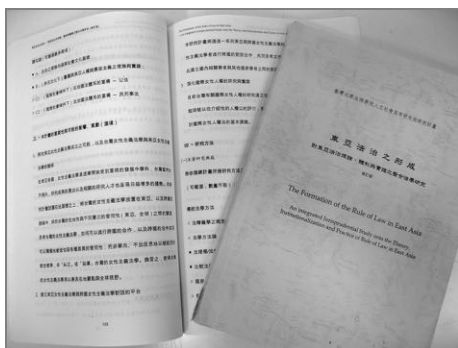
計畫主持人：陳昭如（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簡介

女性主義法學作為一門法學理論與法學觀點，強調從底層經驗開始思考，以性別觀點來檢視法律的客觀中立性，思考經驗、生命與法律之間的關係，探究法律所展現/建構/改變的不平等性別關係。如果經驗是女性主義法學得以成立的基礎，那麼，不同的地域經驗——換言之，「差異」的女性主義法學理論——是否將生產出不同的理論知識？

本計畫將探究東亞女性主義法學成立之可能，並藉由國際女性人權政治，來思考跨國/全球女性主義法學。其重點之一將是在西方法的移植轉譯、法律的文化建構、法律東方主義的亞洲實踐等課題之下，思辯、探究法律與性別平等之關連。

其次，則是由國際女性人權政治著手，探究東亞女性主義法學與跨國女性主義法學的關連性。國際女性人權法中的普遍主義與相對/特殊主義，將會是此部分的重點。本研究計畫將具體地由人權公約的性別政治著手，探究在女性人權的國際人權公約形成、簽署、批准與監督實踐的過程中，展現何種跨國的性別政治？東亞各國彼此之間關係為何、東亞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關係又為何？而女性主義學者 Aihwa Ong 在探討女性人權的結盟政治時，所提倡之策略性女性情誼，是否可以讓我們逃脫普遍主義與相對/特殊主義對立的陷阱？本研究計畫將透過這些問題的探討，建立東亞女性主義法學與跨國女性主義法學之間的合作結盟關係。



參、本計畫聯絡方式

總計畫辦公室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國際會議廳 4 樓

電話：02-2351-9641 # 423

計畫專用信箱：ntulawtop@ntu.edu.tw

專任助理：王品仁

腦力激盪

為建立人文研究和社會科學間以及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間之學術對話，擴大科際整合的效果，以深化本校人文社會學術研究，並強化計畫外學術討論，本院特不定期舉行人文領域與社會科學領域腦力激盪座談會，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傑出學者參加對談，提供不同科系學者之交流互動，增加彼此之理解。座談會採自由發言形式，討論當代相關學術領域關切之議題，激發創新思維與創新發展。

第一次人文領域腦力激盪座談會



時間：民國 95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一） 上午 10 時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研討室

主席：許倬雲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出席：（依筆畫排列）

石之瑜（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借調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包宗和（臺灣大學行政副校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李嗣涔（臺灣大學校長，臺灣大學電機學系教授）

沈冬（臺灣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

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林建甫（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別助理，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

高明士（臺灣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玄奘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黃旻華（臺灣大學政治系專任助理教授，

中山大學政治所專任助理教授）

黃俊傑（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總主持人）

葉德蘭（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執行秘書，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鄭伯璜（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全球化研究總計劃總主持人）

列席：許嵐欣 張淑君 賴慧玲 鄭如珊

紀錄：張淑君 賴慧玲 許嵐欣

李校長：

許院士、副校長以及各位老師，這是我們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第一次腦力激盪的座談會，這是一個開創性的會議。我猜想，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在帶領學生的時候，就是以這樣的模式在進行，可以肯定的是兩千三百五十年前柏拉圖，當初可能就是採取對話的方式進行辯論。過去的討論會多是採取單向的、且集中在某一領域的方式，這次我們有突破的機會，能夠將不同領域放在一起，經過討論激盪智慧的火花，我相信會有很多新的方向，能夠在這樣的會議中產生出來。我自己在科學這部分的感受是，如果只做自己領域的事，而看不到外面的話，就會越鑽越深，其實只要聽別人講一點，馬上就能有新的方向出來。真正偉大的科學研究都是合作所產生出來的。今天很高興許院

士願意開始帶領我們的方向，相信未來也會有其他的，我也預祝這個討論會，假以時日會成為台大重要的精神，透過高階層的交換，相信未來會有很多新的想法，再次謝謝許院士。

主席許院士：

謝謝校長，各位同仁，高研院這個想法是當時我提議的。原因是：第一、過去我們各學科的疆界分得太深。第二、同仁的題目做得太細，互相沒有聯繫。第三、說得更過分一點，不但是做得過分細而且沒有想到知識結果裡面，我這個題目掛在哪裡。校長是做電子的，電子科學這一行裡面，大家都知道哪個是主要的議題，哪幾個關口該打破，打破的關口的切入點應該在哪裡，於是全世界各地都在分一小段一小段，大家分著一批批的進攻，分進合擊打破那個關口，使知識結構擴大又提升。我所說的這三個問題，是我們台灣人文社會學科根本性的三個毛病，爲了要破除這個毛病，我才堅持要有一個場合，是超越科系、也是超越研究中心跟研究群，基本上完全跨學科，而且要他們在裡面可以理解到，將來知識結構中，我們該取什麼題目。每一個單獨的研究都用了我們的時間、精力、life，但沒有一個題目跟另外一個地方可以串起來。所以我說我們的毛病是：橫的拉不成一片靈田，直的拉不成一個累積，這個是非常可惜的。如果我們的研究，以此自娛，that's ok!遷就實驗，that's ok!但是今天我們要在這裡頭，在學術界裡面，要找到自己的使命，找到自己的位置。人文社會學科這多少年來，說難聽點不是人家歧視我們，是我們交不出教人接受的東西，人家看不出來，所以說你們的東西都是 irrelevant，這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關口，我們跟其他的學科，生物學科、數理學科，不要說對話，連站在一個水平上都站不到，也因此在世界的人文社會學科裡面，我們佔不到一份。所以，痛定思痛，我們希望能在台灣最好的學府台灣大學裡有一個地方，大家可以冒出智慧的火花，在智慧火花中找出，哪些是我們在生活裡面也有意義的，在今天我們文化的進展過程中有意義的。我不預設立場，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說說我的想法：我就想要有一個平台，關鍵的部分就是有一個高研院。我的模式是仿照

Princeton 和 Princeton 的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那裡面每一年有不同的學者帶著薪水，或是不帶薪水進入高研院去和大家一起做，用他的圖書，在切磋的過程中，不同疆域的人、不同學科的人都可以交換新的想法。高研院裡面有五、六位常駐的資深委員，這幾個資深的人，實際上並不足以做主導的工作，他做的是有人來問他就幫他找問題，好幾個都是我很好的朋友。第二個模式是仿照 North Carolina Triangle Research Park 裡面的 National Center of Humanities，他們每年有 20 來個 fellows，都由它付薪水，每個人有一間房間，每個房間有 1/3 的玻璃窗柄是延伸在森林裡、樹林裡的，所以每個人的房間玻璃窗外紗窗外面，就是松鼠蝴蝶。每天他們中午聚會的時候討論問題，每一個研究員開一個討論會。我就拿這兩個學校的模式合在一起。我們能不單讓台大的人進來，其他學校的人員也一樣能帶自己的薪資進來。第二、就是討論過程完成以後，每年進來一年得到多少、失去多少是緣分，是憑道行，在這個過程裡面，像 National Center of Humanities 就有一部分 linkage、national endowment、還包括獎金等。如果這些人提出一個 proposal，一個人、三個、五個人—我們 prefer 三五個人以上的研究群—設計題目，根據原本的題目，可以擴大也可以改變。這幾個都會優先考慮，組織一個跨學科的小團隊，generate 新的題目、generate 新的 topics。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慢慢 shaping paradigm，paradigm 在中文中我們常常翻做典範，其實是不對的，其實是課題，就是大的課題。所以模仿這兩個 institutes 的模式，我才想起，我們在台大可以來一個這麼個東西，校長也接受我的 idea，所以就開始做了。第一步當然因為已經有好幾個研究群了，所以就可以合在一起，再出去組織，將已經存在的計畫合在一起，群跟群之間想辦法找出共同的想法，共同的分進合擊的項目，這些群不會永遠在這個 institute 裡面，將來還要收羅別的人進來，尤其中青年的、中年的最好，青年的太早，中年的精力旺盛、腦筋還活動。將來我們讓中年的腦筋清楚而成熟的人讓他進來發展他的 potential，像各位一樣可以組織新的研究群，所以現在大致上，我拿我的想法上次跟校長報告過，今天也跟各位報告一下。

進入第二個項目，我們大家來討論，什麼叫 relevance? relevance

是我們可以拿我們的知識一步一步擴大。我們曉得活水，一口井打完了，另外一口井跟著打，終於可以串成水道網，這是知識上的 *relevance*。第二個是我們生命中的 *relevance*，這個跟個人境界有關，如何在 *relevance* 中間，拿死的呆的知識，升等為智慧。借用佛家，〈瑜伽師地論〉的說法：轉識為慧。〈瑜伽〉的識不是一般知識的素材，知識已經提升到一個「悟」的階段，而我們的知識還在一個知識的素材上面 *real materials*，但最後如果在我們的人生境界，能拿識轉為慧，則終生受用。這第二個 *relevance* 是生活境界上面的。第三個 *relevance* 則跟我們所屬的環境，世界，今日的世界、社會、文化課題三個有關係，因為我們身處這條船上，船走哪個方向，我們必須要知道，我們也必須在其中，各司其職，做到一份幫助船順利航行的事情，這包括找路，包括看方向，包括搞動力，包括穩定船上人心。我們不能說，一個知識，只要我覺得它有趣我就做到底，這樣很好，但如果你那個知識是孤立的，不是在這個船上一起有幫助的，就不是 *relevance* : *relevance to himself or herself but not relevance to others, not relevance to this time*。所以我提的這三個條件的 *relevance*。坦白的講我們在學術界的朋友，能在這三個境界上有自覺的去反省，但是我們必須要做。我痛切的感覺到，我在這個年齡裡，我必須要提醒我的學弟妹們這幾個境界的 *relevance*，不然我們的題目是散的、沒有意義的，我們浪費社會資源、生命，一輩子走的時候還是茫茫然，沒意思。

從這個問題 *generate* 出來，我也拋出我想到的課題，可能跟各位這幾個研究群極有關係。大而言之，世界的轉變，轉變的速度其快無比。我們現在的轉變，迅速地進入另外一個文明的階段；我們從資本的經濟轉入知識的經濟，我們從工業的生產轉入科技的生產，從國家作為最終極的真實群體，轉化為全球為真實的群體。這三個方向的轉變，我們會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驚濤駭浪，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習以為常的倫理，顛覆我們習以為常的市場規則，更重要的，顛覆已有的教育的課題，我們必須面臨，必須找到在這個條件之下，我們終極關懷的課題。生物的科技探索到今天這一天，生命本身不再是上帝界定，也不是神佛界定，也不是天賜三、兩個字可以界定，我們給他什

麼意義？因為它已經是人造的了。第二，知識的價值要界定。知識變成了財產、變成權力之後，知識是不是公開？知識不公開的話，是否變成一種壟斷？壟斷的話，是否變成一種婆羅門階級？我們是在婆羅門裡面，還是在婆羅門外面？我們是婆羅門跟奴隸之間的相趨力呢還是怎樣？這些都是要好好去想的。我們沒有國家做中心單位，我們的 identity 在哪裡？我們沒有族群給我們離散，我們甚至沒有家庭，我們的 identity 在哪裡？這也就是我們的倫理在哪裡？我們活著的意義在哪裡？這都要追溯。從這個大的範圍搜索到更小一點，搜索到台灣今天的位置，我們所處的地方。我們今天鬧得最兇的統和獨，不是這樣嗎？我們終極的位置，這些兩千三百萬人，承受日本中國美國。中國裡面有精英的文明，有內陸的文明；台灣裡面，有開拓者的文明，有現代的文明。種種分執到來，到這裡我們變成這麼大的混雜體，在這個混雜體裡將來何以自處？統獨兩個字到將來東亞變成西歐歐盟一樣的集團時，統獨不具有任何意義。而今天的市場結構， globalization，市場分工，也不能避開在 20 年左右要進入歐盟的初階，而走的不比歐盟快。與其花心思在統獨上，與其花心思在本土上，我們何不花心思在想想東亞的意義，以東亞做課題。中國在日本來說是個課題，日本研究中國學，不是爲了了解一個文化所來自的母國。她研究的是這個東西和她之間她修改的過程，和未修改、可以修改的東西。或者是她要到中國，或是和中國協調。讀書人想要東亞共榮共存，軍閥是想要政治風波。中國是個課題，東亞是個課題，小而言之跟大而言之，我們在這個多元文化衝擊之下，變成一個什麼都有、什麼都不是的玩意兒，這個東西的壞處是找不到自己，好處是可能變成未來世界文明產物的第一個樣品——不是頂好的樣品，但是是個樣品。我們是安於做個樣品，被動地作個樣品，還是主動地把它塑造成樣品裡的一個模範？這都是我們該想的問題。而今天，我們這五個¹ 團隊有個好處，就是我們可以 build in, 分進合擊合作。東亞經典的研究，是讓中國 spill over 到別的國家去討論，甚至討論的裡面個個部分她自己調解重整重解釋的過程，

¹ 經研發會審核後，目前高研院共有四個計畫團隊。

但是我們必須了解，這個團隊目前 12 個題目裡面有 1/3 沒有做到這個程度。第二，這個裡面，我們目前第一個階段以日本為主，朝鮮為輔，其他後面沒來得及討論。這兩個 mirror images 很好，在座石之瑜先生做的中國學，就是 mirror image.

第三個問題,中國的 discipline 被了解成什麼的樣子？從 Orientalism 的角度看 sinology，我想當初 Orientalism 的動機想法就是這樣。從這兩個 mirror images 來看，我們可以理解到我們自己定義的東亞是什麼。各位幾個計畫是可以分工分進，但是將來應該多做一些交流，在觀念上做許多的溝通。Globalization 和東亞民主化這一個課題是西方的文明民主政治這一環掉在我們東方的領土上，掉在這個不是頂東的東方，已經混雜了的東方，但是文化的包袱、文化的制約使得這個制度在嘗試的過程中出現許多 phenomena。你們的另一部分是去做其他國家的東亞文明[儒教文明]，也是東亞經典和中國學的另外一個角度的 variation。這三個東西互相套在一起，又在 globalization 的課題之下，四角的交流，我們可以正好找到一個 parallel。而這個 parallel 如果我們做好的話，我們對其他地區有貢獻。參照這經驗，天主教進入中南美變成什樣子，天主教進入東南亞變成什麼樣子，基督教到別處變成什麼樣子;參照這經驗，民主政治在法國是什麼樣子，進入美國是什麼樣子;英美之間的差距，到了英國殖民地、美國殖民地成什麼樣子。我以前講的,英國的 model 到了印度，一模一樣，做出來卻完全不同;美國 model 搬到菲律賓，組織完全一模一樣，後果完全不一樣。這確實是個課題。我們做的這些，放到別處去核對一番，然後我們整體的這四個東西放在一起，放在 globalization 的大帽子底下，我們會看見，進入新的文明階段，我們不能再靠西方，因為西方被新的課題衝擊的程度遠比我們深。他們的文化，他們的社會，他們的經濟都組織在神的意旨之下做前提。神慢慢的走掉了，已經引退了，已經文化上吃了大虧。組織在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為群體的財富執政、財富群體、執政合體。今天國家在衰微了，multinational， international，國家已經掌握不住財富的流轉，所以資本不在國家，資本的國家不夠。這幾個情況造成英美的大都會將來是不是要復衍，值不值得復衍，會不會復

衍，都是大問題。英美所說的 *civil society* 在東亞會不會形成，也是大課題。這個民族的東方變了樣，是不是時空相隔後也變了樣子？至今，我們社會最大的責任是不是還是人情，還是關係，而不是興趣和利益？

所以這些東西，未來的世界、未來的次序，在我們經過各位這四、五個團隊分進合擊之下，我們可以做出東西來。而這個做出來的東西，這個 *parallel*，就對未來世界的發展有著落，對我們自己做研究有著落。我們每個人的題目就有 *relevance* 而不是散的。我相信各位手上十個人、八個人，每個人掌握的題目，可能和你心裡最想到的題目很不一樣。你們各位做的題目，潛力很強，你可以有意識的，讓它們 *develop toward the parallel*，而這個 *parallel* 不僅對今日的台灣有意義，對世界的未來也有意義。因為最後從整個新世界的新次序，我們要擺進去 *ultimate concern* 終極關懷，我們要擺進去許多價值，就是說 *fairness* 公平公正擺在哪裡，這財富的分配，是公平呢，還是智慧智能發展的 *opportunity* 是公平呢？也就是說，是平頭式的公平還是平腳式的公平？哪個公平？這個在將來都要 *define* 的，目前已經困擾我們，我們在將來也要 *define*，將來要 *define* 時我們必須理解將來的社會結構、權力結構、財富結構都跟今天不一樣，而將來人生命的長度也跟今天不一樣，也就是說老吾老的這個階段以及幼吾幼的階段分配的社會的責任，該在哪裡？這在將來都要 *define* 的。而沒 *define* 的前面一段，就是由各位鋪的這一段的路。我曉得你們各位設這樣的題目心裡大概已經有點想法，但我做的努力就是，四個對的想法找出一個共同的方向，共同的意義。這裡邊，並不苛求你們，我只是 *offer* 我的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可以幫助你們做分進合擊的一個被攻擊的 *target*。

希望在座各個團隊要能做出一個共同的東西來，要看看怎麼做，而且要用他自己隊伍裡面的人，要想辦法理解他們目前的想法，要理解到共同的 *target* 在哪裡。因為三年一下子就過去了，三年我們如果交出來的是四本散漫的論文集，那麼各位浪費了三年的生命，國家浪費了三年的錢，校長浪費了三年的關注，我呢，是大失望。因為我盼望母校在這一個關頭上能夠在台灣做 *locomotive*，帶動這個我自己剛剛描繪的工作。這工作我相信我們人文學科裡面的台灣人人人關心，但是

不一定人人花這麼長久的時間去想。你們是很有能力的人。我只提醒大家的是未來的工作，也就是說教育部給各位考核的 criteria 可供參考，但是頭兩年浪費了，後面成果就接不上來了。

黃俊傑教授：

聽許老師剛才的發言以及我個人 10 年來的思考做點報告。第一點，20 世紀漢語學術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有兩個特徵，第一個特徵，國家中心主義的各種類型的研究，其實 20 世紀這種人文科學研究作為國家中心主義的研究，不僅是中國如此，我閱讀一些日本人用日文所寫的日本思想史和日本文學的研究，或多或少有這樣的情形。韓國更是如此。韓國過去的精神文化研究院現在改名為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特別朝向政治文化的民族主義的建構。

第二點，整個漢語學術界百年來研究的問題意思，多半是來自歐美學術界，藉由亞洲國家留洋青壯學者引進，而海峽兩岸大學領導者都是理工醫傑出學者，他們工作習慣將 SCI 翻譯成人文社會科學，因此要求漢語學術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學者也要發表 SSCI、AHCI paper，更要求我們服從以英語霸權為主的歐美學術界，對於這兩點環境來講未來。展望 21 世紀全球化時代是一個文明對話的時代，我早在 10 年前就講未來至少人文研究，一定是跨領域、跨國界、跨學門、跨語文。因此我展望，未來我們要以東亞為視野，以核心價值特別是經典為核心、以文化作為研究的脈絡。這些想法當然都是受許老師的啟發，這些想法甚至在社會科學的研究應該也是可適用。20 世紀哈佛的學者，一位非常能思考問題的社會學大師，研究近代的革命為什麼可以從馬列吸收革命理論的營養並且加以修正，因為他不只是觀察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他還融入中國革命經驗，因此就變成很不一樣，從這樣來看我很同意許老師三個層次等等。

遠在許多年前卓越計畫的時代，第一梯次、第二梯次，人文社會科學剛好都在台大，我們就有討論以東亞為共同的視野，這是一個我們溝通非常重要的平台。我過去十年來做工作，非常不喜歡「團隊」這個字。這是理工科的習慣，我想做學問是個人生命的事情，尤其是

人文學科，不習慣團隊合作。過去這十年來我以及我的同仁近來常常有一種自我批判，我們所做的是不同型態的研究，Who says what? Who did what in the past? 未來要達到我們的理想，要注重 contemporary relevance。2004 年年底，我和江宜樺教授和日本朋友合作的公共哲學，這個東西具有特色，後來就被翻譯成英文。

第二個未來性議題的展望，許老師已經說過我就不再重複。我倒是從許老師講到普林斯頓高研院，說到台大高研院想要模仿那一種東西，這是很好的，胡適之先生當年也很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他們創院的院長 Abraham Flexner，是 20 世紀美國醫學教育之父，他就任後第一個邀請的就是愛因斯坦，美國總統寫信給愛因斯坦被 Flexner 扣住，愛因斯坦知道之後非常生氣，兩人的感情還因此受損。Flexner 的論點是說高研院是要與外界這些東西隔絕，甚至當時愛因斯坦就任的時候他也臨時安排愛因斯坦改坐船，而不是飛機，讓媒體撲空，我想這就是現在海峽兩岸最困難的事情，尤其台灣用拚的方式，「拚」這個字非常傳神，那種拚的氛圍，非常不利於台大高研院的研究發展。上次演講校長主持的，我說日本京都是日本的文化的鎮魂地，如果沒有京都日本恐怕也像海峽兩岸這個樣子。因此重點是，我們如何在此培養出一種氛圍，而非一種機制。請外國學者來應該要談有什麼好的 idea，要做什麼樣的研究，應該要建立正確的氛圍才對。

包宗和院長：

腦力激盪分成人文領域和社會科學領域，是不是要把五個計畫分成人文與社會科學兩類，分別參加人文及社會科學腦力激盪會議，還是兩個會議都要參加？

許倬雲院士：

這不是 obligation，這是知識的問題，沒有規定一定要參加。也不一定一個月一次，有事情就談，沒事情就不用談。交插的談。例如，家族倫理與 civil 的倫理怎麼 compromise，中國學在日本和東亞與東亞經典的問題。希望大家不要把這當作是 mechanical obligation。將來我

們應該會有個場地像現在開會的小房間當會議室，也要有一個小房間可以讓大家坐下來聊聊天。校外的人士如果想參加，我們應當歡迎，將來如果我們高研院經濟上寬鬆了點，別的學校來了我們可以分攤一些費用。

包宗和院長：

我覺得高研院是不是有可能提一個題目，像您剛剛說過模仿一個 model，結果卻會非常不一樣。同樣一個西方的民主制度把它移植過來時，因為當中牽涉到很多的文化社會因素，結果便截然不同。我們台灣便是一個例子。我想東亞之中也有很多值得深思的關係，所以假如我們從這關於東亞的五大計劃中找一個比較的題目，比如說文化面對中國移植是怎樣的關係，也許就這麼幾次以這為標題或相關的 topic 來討論，然後真正討論出一些東西來，或許未來透過什麼管道，能夠真正的，不只是象牙塔式的，對當前的問題提供一些解答。

許倬雲院士：

台大是其他學校跟隨的榜樣。舉個例子，史語所搬來台灣之後，至今台灣的學術模式都是由史語所帶來的。我六零年代在台灣提倡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至今台灣的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超過了以往的紀錄。台大做個模範並不難，就是不要關著門做。

鄭伯壩教授：

我是楊國樞老師的學生，我這邊負責的是全球化，剛聽許老師說的很受啟發，尤其是要怎麼樣找出自己的路來。不過過去我們在 run 這些本土心理學的卓越計畫，發現幾個比較大的問題。第一點是時間上必須是要長期的。我贊成黃老師的講法，學術研究需要的是長期的，我現在擔心高研院的定位上，究竟有多少時間來做這些事情，還是我們追求的只是短期，如果是短期效果將非常有限。我們當初在做文化跟心理跟行為之間的關係，從楊教授開始到現在已經接近 30 年了，到如今只有一點點小小的成果。所以如果我們只是炒短線，譬如兩年、

五年、八年之類的，我想，真的效果很有限，這是我第一個想法。第二點，我們最近參加幾次國際研討，中國學目前在政治上管理上都受到很大的重視，國際上尤其對組織管理有兩個看法。也就是把西方的概念拿到中國這裡來看，然後看這個理論在中國怎麼樣，然後再去修正西方的概念。這樣很好，而且可以上很主流的期刊，一些主流心理學、主流政治學、主流管理學期刊等。在這個時空之下是很長期的社會文化歷史的背景，這方面一定要用中文寫作，不可能用英文寫作的。而理工跟人文這兩者之間要如何去結合？純理工的 paper 產量是很大的，尤其是當有一個新技術出來的時候，產量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幾天就出一篇，但是做人文學不同於自然科學，是不可能很快產生出 paper 的，這對我們可能不會很有利。第三點是，過去在做大型計畫的時候，需要一個很長的磨合期，不只是課題上的磨合，更是人與人之間的磨合，在想法的不同、課題的不同，甚至是人生態度的不同方面都需要磨合，這可能是高研院將來很大的一個課題，但是唯有在磨合之後，才會有美好的發展。

許倬雲院士：

第一個你說的時間，任何課題都是終身的，並不是三年五年的計畫結束了就沒有了，也不是一定得在高研院時才能做，都是一輩子的課題。以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為例，南京大學高研院一年換一批人，離開的人要回來使用設備或參與討論都很歡迎，他們定了這個辦法，問我該用什麼名稱，於是我想到了「通訊研究員」，我在史語所的老名字，這些研究員離開了，以通訊研究員的身份回來照樣使用設備、照樣參與討論。所以時間的問題，我想研究還是會延續下去吧。而現在的官方運作模式，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也只能這麼做。但你心裡的觀念和態度不用受這些影響。第二，磨合的問題，亦復如此。第三，psychological 的事情怎樣在東亞裡 adopt, 心理學的事情你應該比我還清楚。我們這裡提供一個 opportunity, 一個 platform, 不要把它當作是一個 mechanism。只是大家各逢機緣，在裡面得多少好處是自己的事。

石之瑜教授：

原來我們的計畫是分散地掛在其他計畫中，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型態原來就已經具備了整合性。我們這個計畫是從 1995 年到 2005 年，經費申請屢受挫折，但是我們這個團隊本身就在不斷失敗中鍛鍊，希望把這樣的團隊往學生裡帶，希望師生共同組成一個長期的，不只是課題上的，而是志向上、知識上的整合。這個志向是來自於台灣的特殊環境，在台灣的知識發展的過程裡面。近來，台灣的知識分子出現了一種反省跟一種發現，發現台灣知識分子缺乏一種發言的系統，一個在發言的系統上的反省。一方面，用台灣本土語言發言的時候，感覺上在內在的思維上是空洞的；另一方面用英美語言發言的時候，好像又不符合全球在追求本土特色、主體性的一個全球主流的概念，因此就出現了找尋新的發言機制。東亞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知識潮流下發生的，大家開始對東亞這樣的課題產生興趣。在歷史上並不是沒有這樣的例子：在台灣的知識史上，日據時代有一位知識分子蔡培火，在中日之間，發展出東亞之子這樣的身分來自居，希望中日之間可以協調。這裡面有一個突破性的思維，也是一種缺乏身分上的悲哀。當時台灣是夾在中日之間，台灣是日本的國民，中國卻又是台灣的祖國。他一方面希望用台語的羅馬拼音來保留、證明台灣與日本是不同的種族，另一方面卻又要爭取、希望日本的尊重台灣與日本是平等的國民。他發現他在日本的體制下或台灣的體制下發言都不對，因此他發現大家都是東亞人，所以他是在一個失去發言位置的情況之下跳到東亞之子這樣的位子，回過頭來希望日本不要攻擊，卻失去了台灣這樣的一個身分。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學者在最近十年來，一些韓國日本的學者也是，開始突顯東亞的概念，希望能夠找到一個發言位置，一個他自己可以用的語言，產生對自己的一種尊重，可以對帝國發言、來違抗霸權。我們幾個同仁的課題都無巧不成書的，或多或少的放在東亞的課題下，反映出類似蔡培火的掙扎。當年蔡培火失敗了，被日本政府關起來，因為日本怕他影響軍方的作戰的意志。我們今天的環境跟當年蔡培火的環境其實不太一樣了，但是缺乏發言的位置、困苦是很類

似的，是要去尋找自己的語言位置、要去開展我們自己的語言，來重建我們對自己的尊重，甚至建立我們自己發言的信心。我覺得在這點志向上，我們的幾個計畫是有合上的，而我覺得，我自己的計畫恰巧是在志向整合的位置上，把這幾個計畫作一個整合。我記得當年跟著胡佛老師做研究，我當時的想法是要提一個我們東亞社群如何回應西方，不是用西方的標準來看我們，而是我們怎麼去回應，焦點是放在我們東亞文明做出來的結論。我去找台灣當地的 10 個書記，拿這些結果去給他們，跟他們說，這是人家這樣看你們的，你們覺得呢？去刺激他們的回應，來引起一個本土的回應。在黃老師計畫中，我來整理一個東亞已經存在可是不屬於主流意見的一個東西。全球化的話，我當時的提案是屬於一個後殖民的社會，在全球化的時代如何去因應，是以後殖民的社會彼此之間怎麼看待的角度，不是美國怎麼看中國，而是新加坡人怎麼看中國、韓國人怎麼看中國、澳門人怎麼看中國？後來發現我的計畫好像沒有跟其他計畫完全的契合，所以我們就提出了這樣一個計畫，再來就發展出希望老師跟研究生能結合，這就是為什麼我後來跑到中山大學去。我幫中山大學整合學生社群，把碩士班重新整合。一個是在志向上的整合，一個是在行政上的整合。希望可以一直走下去。我已經做了一年了，已經有十個學生跟著我做，出現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情形。這十個學生對彼此所做的論文題目都相互瞭解，十個題目都是我發展出來的，這十個人在交 proposal 時，有一半都是我在寫，一起寫。因此這十個人形成一個很特殊的氣氛，同學和老師之間就是同一直線，所以我現在想把這個氣氛帶到台大來。那麼這樣做，從兩個字面來看，第一個就是在治校上，要在這個追求發言位置、評鑑制度跟志氣的治校方法上能夠散佈、傳染；另一方面，在行政組織上，能夠與學生和老師形成同一個家族，對國科會和教育部具備抗拒的主體性，也就是它不要跟著教育部的規則隨波逐流，它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然後引導教育部和國科會，以它已經做出來的東西來檢查它，也就是說我們能夠自己提供標準，這是我們要做的，這是我們已經做的成果，再回過頭來跟校方與教育部對話。這是我們現在做的東西。但是我跟許老師報告，我們完全沒有把握，我覺得雖然可

以變身進到各個中心裡去，但同學也好、老師也好，對這個方法還是沒有信心，大家好奇想要加入，但沒有信心。成功大學有四位同仁找到我要加入這個計畫。也就是說，大家都還在找尋、都還在撞擊，昏頭轉向地想要找個人帶他，但同時又很懷疑加入之後是不是真能實現想法。我自己也沒有百分百的把握，但是我看到一些老師已經聚集起來了，現在就是走走看。但就算沒有經費，這些計畫一定還是繼續做下去。

許倬雲院士：

應當的。我覺得這樣很好，因為這和我講的此時此地的 *relevance* 類似，找個定位。蔡先生的定位不只是中日定位，還有傳統思想與現代思想的定位，還有日本代表的所謂現代的東方與西方的定位，是三重的定位。所以你與經典之間是可以有很多合作的。說到經典的部分，我常常替你們擔心，當你們在處理中國文明在別處時，有一種優越感，會不會有這種感覺？尤其你們三分之一的課題有這樣的問題。優越感是不能處理問題的。中國文化的優越感。所以你們兩位可以互相 *work*，又是 *mirror image*。你們研究上可以互相討論、互相包容。

沈冬主任：

我們這個單位就成了一個管控的單位，我覺得我很開心發現了一些令人感動的力量，我自己在這個機制的壓迫底下，必須去執行很多很多的事情，常常都有被撕裂的感覺。回到我自己的部分，黃先生剛才說的氛圍，作人文歷史的研究，是很漫長的，音樂絕對是文化中頗為重要的一環，所以大家所提到的每一個環節，我在處理音樂的問題上，常常深有所感，可惜的是在這幾個計畫中，都沒有音樂的部分。我最早做唐代音樂的時候，我是用國際的文化觀點，因為我用的是波西米亞的音樂、阿拉伯的音樂、韓國的音樂、印度的音樂還有日本音樂，然後來研究唐代的音樂。最近覺得做唐代的音樂實在是太遙遠了，所以開始做近現代的東西。我看到許多跨文化的東西，音樂的東西同樣是從西方，然後到日本，再從日本到中國。有時候是從中國到台灣，

或是直接由日本來台灣。同樣的音樂，中國也唱台灣也唱。可是它的歌詞不一樣，它代表的意義、文化、價值觀不一樣。更鮮明的是，某一類的音樂，在 1949 年之後填的歌詞都不一樣，就代表了兩種的過程。我們需要更高層的跨文化的過程來幫助我的研究更深入。如果之後我沒有機會參加高研院的研究，以後若有討論的機會，也通知我來參加吧，我相信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同樣是唐代，我們不會把康崑崙等人叫做樂聖，雖然那時候胡樂非常興盛，但畢竟是外邦來的，但到近代中國叫做新音樂，凡是叫做新，他都有他的價值觀。我們會稱貝多芬是樂聖，這種描述的方法，是有一個很大背景在後面的，我可以從各位的身上學到一些脈絡。

包宗和院長：

我想在高研院舉辦的活動除了腦力激盪，事實上將來我們也可以在討論中和音樂做個結合，包括在全球化的議題等等。

黃旻華教授：

對朱老師的東亞民主研究計畫，提出我自己的看法。政治學界在這十幾二十年來有很大的一個走向，比較朝向實政走向，因此特別強調兩個東西：一個是比較精細，希望要有經驗上的支持；另外一個是在理論上，在基本的論述上要有比較深厚的基礎。就朱老師的計畫中我的感覺是，有三個部分是投入比較大的。第一個是我剛才說的基礎，舉例來說東亞民主，西方學者在解釋東亞特殊性的時候，都是以傳統主義，用儒家來看，但是他們認識的傳統主義或是儒家，在解讀上卻有一些出入，譬如把勤勞看成大家是一盤散沙，孝順看成是用人唯親等等，會把這種東方的特殊性，用一種特殊角度來看待。然而目前政治學界，台灣的政治學界，非常缺乏中國政治思想這部分的人出來回應，回應西方對於東亞特殊性的詮釋的特質，也沒有任何的論述來回應。這造成我們在研究的時候，必須要把我們所有的概念架在西方在談的社會資本，或是他們所謂的法治這樣的框架之上，我們必須要借他們的概念，這當然有貢獻，可是到底是不是我們要的，我們必須自

己要清楚。第二點是除了基礎以外，還有行政跟分析方面，所謂的行政是說，因為朱老師的計畫跨越了東亞 11 個比較大的國家，一個人在跨越了許多的文化，要去把文化歷史抓出來，其實是有一定的困難的；而確保每個地方我們問出來的意思跟我們的計畫是正確、一致的，這就是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做的。所有參與朱老師的計畫的老師們，都參與在這個行政上，以確認資料的品質是我們的計畫所需要的。最後就是分析的問題，在我們政治學界，尤其是西方，我們很注重分析，希望可以做到很精細，而這牽扯到很具體的東西，舉個例子：如果我們要做心理測量，那就必須要與這些心理學界有一些交流，對這些學科有一些了解，如果我們今天要追求計畫中分析的部分，要與不同的學科，例如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要與他們有緊密的接觸，觸角會很深很細，所以我們應該要具體的來談，才會有一個比較仔細的想法出來，否則朱老師的計畫出來時，其他學界的人會覺得在他們認為的精細或技巧的程度來看有點粗糙，會覺得一份問卷用 10 個問題就能解釋出傳統主義來嗎？或是覺得測量的概念不是東亞的特殊性等等。

許倬雲院士：

問卷是非常困難的。碰到問卷，我總是看看這個問卷的問法、qualification，常常 compromise，確實非常困難。但是問卷並非是一成不變的，不是非要做人家的東西，不是非得跟着他走。不是這樣的。

第一次社會科學領域腦力激盪座談會



時間：民國 95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三樓會議室

主席：楊國樞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原大學心理學系講座教授，
臺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名譽教授）

出席：（依筆畫排列）

- 石之瑜（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借調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 包宗和（臺灣大學行政副校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 朱雲漢（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
東亞民主研究計畫總主持人）
- 林建甫（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別助理，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
- 周麗芳（高雄醫學院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陳文華 (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教授)
陳永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任所長，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戚樹誠 (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教授)
黃光國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黃俊傑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黃樹民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
葉德蘭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執行秘書，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趙永茂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鄭昭明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謝世忠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列席：許嵐欣 張淑君 賴慧玲 鄭如珊

紀錄：張淑君 賴慧玲 許嵐欣

包院長：

透過腦力激盪的會議，我們希望能夠激發一些創新的議題及研究群、研究團隊的產生，並且是跨越社會科學的不同領域。高研院的腦力激盪分爲人文與社科兩個部分，人文的部分是由許倬雲院士負責，社會科學部分就是由楊國樞院士來主持。楊院士特別提到希望此腦力激盪會議可以長久，因此先找一些核心的成員，並以此爲基礎互相討論，由核心逐漸擴大。我想這樣的構想非常好，所以我們就以這樣的方式來進行。高研院的經費是從五年五百億來的，我們的理念是希望不要船過水無痕，真的能夠做一點事情。我與校長討論過，認爲人文及社會科學有其特殊性，特別是人文。與自然科學相較之下，高研院的經費只佔五年五百億的三十億中一小部分，若根據教育部的績效指標，其所做的貢獻可能有所限制。所以，我們不妨利用這個經費，做些我們認爲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應該做的事情。根據這個理念我們成立了高研院。希望各位先進，將來有任何對高研院的指教，都能不吝賜教。簡短報告到此，現在就交給楊院士主持。謝謝。

主席楊院士：

包副校長是以副校長的身份兼任高研院的院長一職。高研院的成

立是希望能夠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在台大的發展。將來，高研院不只要推動人文社會相關的重要計畫，同時也要做其他的事情，包括邀請有名的學者到台大演講，國內外學者休假時來校訪問，跟台大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互動。

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台大跨越四個學院，文、法、社會科學、及管理學院，而心理系是在理學院。由於歷史因素比較複雜，心理學一半算是生命科學，一半算是社會科學。我們討論如何進行第一次的腦力激盪會議時，決定先以我們能掌握的規模開始，先請在過去研究中有表現、有見解、有看法的諸位開始。但也不是說所有有看法的人我們都請到了，而是希望能在二十個人左右，大家可以暢所欲言。以後的各次會議，除了會增加一些新的成員，也會再邀請各位來參加討論。

在座的有好幾位都是現在規劃高研院大型計畫的主持人。目前，這些計畫已由高研院提到學校審查中，可能很快有結果。這幾個大型研究計畫包括東亞儒學、東亞民主、東亞法治、東亞中國學以及全球化等研究，都是整合型的研究計畫，當中還包括數目不等的子計畫。這些計畫都是過去發展了很久的計畫，例如，東亞儒學研究、東亞民主研究，當初教育部推展追求卓越計畫，這兩個研究計畫就已在其中，而本土華人心理學的研究計畫也在其中。這些計畫本身就是以研究團隊的方式系統化地進行，並注意到研究的深度及廣度。上述五大計劃已經在審查中，有的是跨學科，有的則否。台大人文社會科學的歷史比較久，人才也多，科系完整，研究經驗也久，所以我們的同仁責無旁貸，要擔負火車頭的角色，擔負比較大的責任。這些計畫經過學校研發會的審議通過後，希望將來能一次一次繼續做下去。我們今天討論的不只包括在五個計畫之外還有何新的想法，也包含五個計畫將來如何繼續進行，台大才能獲得可觀的額外研究經費。

教育部推動五年五百億的計畫，但我相信不會是五年完畢就結束了。希望大家今後能長久定期的互相交換意見。難得高研院有此人力及經費，能夠安排提供這樣的會議形式來讓大家討論。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這不是一個學系能單獨做到的。所以，希望這種會議能長久

舉行，大家可藉此不斷互相腦力激盪，提出新的研究問題與方向。

最後要指出，好的研究有幾個特徵。第一是要有高度的重要性 (significance)；第二是要有系統性，各子計畫有組織有系統地探討一個大問題；第三是要有重點，但也不能太狹窄；第四是要有一個研究團隊，我們過去可能不太有團隊研究的經驗，習慣單打獨鬥；第五，應該特別重視培養年輕的學者，否則研究團隊就會出現斷層。至於將來我們還要探討哪些問題，該做什麼樣的研究，要如何去做好的研究，種種等等，都是我們今天要談的。希望大家不要只發言一次，時間多的很，一定讓大家暢所欲言。

黃俊傑教授：

我做為一個人文工作者，原本是想來聽聽各位偉大的社會科學家的見解，經楊老師的邀請我就來報告一下近來我的想法。遠在許多年前卓越計畫時代，我就跟黃光國教授、朱雲漢教授等人提到，未來台大人文社會科學溝通的可能性。所謂團隊，有許多共同的界面。第一，都是以東亞為共同的視野。第二，都關心東亞社會的核心價值，從具有歷史文化深度與高度的經典研究、儒學研究到華人的價值取向、民主等。第三，這幾個社會科學研究，都有心於將他們的研究 contextualize 到社會文化的背景裡面，當中除了我的計畫 Asia Confucianism 之外，一般來說，比較少進行一種康德式的與具體的社會政治文化無關的研究。從這三點來說，台大人文社會科學的同仁確實有溝通的空間。

先從第一點出發，因為今天是腦力激盪，我就拋出我的想法來請大家指教、腦力激盪一下。我認為在二十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人文研究，有一些特徵。第一，他們都是以國家為中心 (state centrism) 的不同類型的研究，例如：中國的思想、德川的社會、中國人的 political culture、兒童養育方式等等。因為是 state centrism，不免或多或少是和文化或政治民族主義的建構有關，例如最近二十年來台灣地區的 Taiwan Studies 就類似過去舊時代的三民主義，它是朝向一種新國家建構的意識型態的工程。在二十一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環境下，是否能邁向一種願景，那就是從事一種跨領域、跨學科的、跨語文的

研究。二十一世紀是所謂全球化、文明對話的時代，但是在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界，包括已經有深厚基礎的日本的各種出版品，我認為有其局限性：他們的問題意識是透過該國的中壯菁英赴歐美著名學府留學，從那裡學到一些有色的眼鏡，然後戴著有色眼鏡，將各種的主義（all kinds of “isms”）再販賣回他們的祖國，成為他們論述的基礎。這個狀況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大陸特別嚴重。因此如何深入東亞自己的文化傳統來提取看問題的方法，是我們應該特別思考的。

記得張光直回來擔任中研院副院長之前，在一份亞洲的刊物中，提出他對華人社會科學界的一些願景。他說應該用英文撰寫，才能與人溝通。黃光國教授對張光直教授有一個回應，兩篇文章我都影印拜讀。黃光國教授的回應是說：要熟知歐美學術界的主流論述，然後才能加入他們的論述。我認為這種方法在初期有效，但我則提出不一定要跟隨典範，而是我們深入自己的東西，提煉出我們的一套學問來，這樣才能跟人家的文明對話，否則永遠只是跟隨他人的模式。如果此一說法還有部分成立的理由，我們就可以提出以下的想法：看看最近兩百年來，西方歐美的哲學界、人文學界，經歷過幾個大的典範的轉移，所謂知識論的轉向、語言的轉向、解釋的轉向越來越明顯，例如女性主義滲透到各方面，包括歷史、理論都有。我們能否重新來想到底東亞應該如何被理解這個問題，這在漢語學術界最近才開始注意。我前不久在清華學報中，有一篇文章叫「東亞儒學如何可能」，談到宋明理學這一種國家中心的觀點不外是理氣心性之類，從東亞儒學中就看到了 *political identity* 與 *cultural identity* 的問題，還有許多新的問題。東亞應該如何被理解是一個問題，而日本的知識界，從二戰的中期以後就有一些人在思考這個問題，例如竹內好，他是非常崇拜魯迅的人，他不是學院派學者，他曾經發表過一篇「作為方法的亞細亞」，我覺得頗有見解。最近東京大學退休的溝口雄三等人，編了一本書，叫做「從亞洲出發來思考」。其實我們亞洲地區，最高等的一些學術界的菁英，大部分都是通過歐美來思考，而不是從亞洲出發來思考。像這類問題，如果我們能有典範的轉移，是不是我們這批人的腦力激盪會比較好一點。以上講了一些大而無當的意見，請楊先生及各位指教。如果大家

等一下能有落實一點的意見，歡迎大家指教。

鄭昭明教授：

各位同仁各位先進，我個人非常支持高等研究院這種會談的形式，就如同剛剛楊先生與黃教授所言，社會科學很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團隊合作的機會，而此種座談會則可提供契機，讓我們能就本身的課題，共同提出討論或檢討。今天的 agenda 完全 open，我則提出，腦力激盪是否應該有一些方向、標準及規劃，由於我們來自不同的領域，有些領域認為有趣而重要的議題，別的領域也許不能領會。因此，我認為腦力激盪是應該 open，但是否也應該有一些 guidance。

以心理學為例，時常是夾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這兩個領域之間，因此我經常將這兩個領域的發展拿來做對比。我感覺到人類的文明跟文化的發展並不是那麼均衡的。我這樣講可能會得罪諸位社會科學的專家，但實際上確實是不均衡的。如果我們看人類文明與社會文化的發展，在 1950 年代後的五十年有一個突飛猛進的發展。這個發展可以從自然科學、生物科學方面發現，短短五十年有非常驚人的發展，按一個鈕可以衝上月球，一個人的器官可以移植到另一個人身上，滑翔翼可以變成噴射機、戰鬥機。這些自然科學的成就，五十年來是驚天動地的，會讓人感覺到自然科學與生物科學是突飛猛進的。相對的，社會科學方面在 1950 到公元 2000 年之間的進步程度，令一般人感覺並不如自然科學那麼讓人驚異。我常思考此問題，是什麼原因使社會科學相對的緩慢？是研究議題太困難？是我們的研究態度或研究方法有問題？我不清楚。我們的腦力激盪是否可以包括這方面的討論。但就我個人身為社會科學的一員而言，我認為應就研究方法、態度來檢討。例如，楊先生剛才所說的，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喜歡單打獨鬥，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及生物科學多是以團隊的形式，很少看到一個大師級的人物在主導一個學術理念，而是從各個實驗室裡面累積觀察資料，然後從微觀到巨觀。像這樣一種自然科學、生物科學的研究方法，我們社會科學是否應該參考，或檢討過去我們為何進步的相對緩慢。我想這是全世界社會科學的問題，而不只是我們台灣地區性的

問題。我們是不是在哪個地方出了錯誤，使得社會科學無法超速的進步？當然，我們也發現自然科學沒有經典，但社會人文有很多經典，這是否代表經典越多的領域，進步的就相對的緩慢？這些是我的意見的表達，我先把這個問題提出。

黃樹民所長：

因為是第一次參加，以前有什麼樣的討論，我不太清楚，所以就發表一下我的感想。呼應楊國樞院士的說法，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好像不太與人合作，大部分都是單打獨鬥，不容易跨出很獨特的研究領域之外，來瞭解或吸取更多的東西。這點在我回中研院的半年期間，感受特別深切。有很多的公開活動或演講，題目都很有趣，但也有很多研究者對他的本身領域之外的東西一點興趣都沒有。這是一個很獨特的現象，假使連在中央研究院都是如此，到其他地方可能更嚴重，所以我就跟李遠哲院長提出，我們能否該開一個研討會，來研究為何以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能交談、不能對話；因此，我們將會在今年年底開這樣的研討會，請相關的學者來談談為什麼兩個領域之間沒有辦法對話，希望我們能因此找出一點徵兆出來。我認為台大所成立的這個高等研究院是很有意義的。我有一個想法是關於楊先生剛剛提到的五大計劃，這些都是非常且深遠的，從長久來說，對於整個東亞研究與漢學研究都有深遠的意義。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不能從一些社會現象先著手，因為一般來說，社會現象是比較容易入手的，先收集資料然後再提高層次，讓不同學科的人參與，將所研究的問題層次再提高。例如外籍新娘的問題，到下一個世代，臺灣每七個小孩就有一個是外籍新娘的小孩。我們應該就這個問題提出一個長久的研究方案，請人口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做家庭研究的、法律的、倫理的都找來，把問題好好整理，提出高層次的分析。另外，像電腦的火星文等問題，都可以提升到更抽象的層次來討論，這些可能與剛剛提到的五大領域方向是相反的，可以反向思考一下。這是我提出的一個想法，謝謝。

黃光國教授：

謝謝主席，謝謝副校長。在談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將來該如何發展的問題，我認為要從更大的角度去思考。台灣為何會有五年五百億，以及有了這個之後會有什麼後果。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台灣從過去的勞力密集產業、技術密集產業，到資本密集產業，我們要考慮下一步台灣社會要如何發展，台灣大學在此發展過程中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人文社會科學在其中能發揮什麼作用。從勞力密集產業、技術密集產業，到資本密集產業，一個個都被淘汰之後，台灣社會如果能夠 follow 西方先進國家的足跡。假設不考慮其他外在條件，下一個應該發展的就是知識創意產業，或者是文化創意產業。例如，去年我們手提電腦的廠，已經有第五家外移，很多製造業根本沒有生存空間，我們下一個階段就應該發展文化或知識創意產業。我們要思考台灣在此時代發展階段中該如何走？台大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我們到底要創造出什麼樣的知識？這些恐怕都是要先考量的問題。假設我們將來是要走文化或知識創意產業，大學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同時，我們也會馬上面臨一個問題：學校要有前瞻性、前衛性，才可以吸收許多人來讀書。反觀台灣目前的大學面臨了一個非常大的危機：教改以來，我們現在有 162 所大學，大學品質參差不齊，所以趕快打補藥，希望能馬上變成世界一流的大學，馬上把水準提升。這不只是台灣的整個大學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要 survive 的問題。

將來台灣如果真的能夠做文化創意產業的話，我們第一個要思考的問題是：我們的市場在哪裡？我們製造出來的知識要賣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吸引什麼樣的人來這裡吸收我們所創造的知識？可是，我這樣一講，又馬上面臨一個很大的危機：未來在創造知識市場上，不僅創造知識有問題，甚至連這些有能力創造知識的學者也被別人重金挖角挖走了。先能思考這些問題之後，才能思考我們五年五百億要如何善用，不是做幾個計畫就能解決我們的難題。

兩年前，陳泰然副校長曾經有一次在台大找了幾位教授到日本去，訪問他們的八位諾貝爾獎得主，瞭解他們如何做研究，外在環境如何提供 support，為什麼在日本能夠那麼 productive。結果他發現不是

政府做一個計畫丟給你，大家快來申請，趕快把經費報銷掉；他們會先 identify 出幾個很有潛力的教授，所謂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這些教授中只有一、兩個是在國外被訓練的，大多數是日本訓練出來的。找出這些教授之後，政府提供資源給他。我認為單打獨鬥不是問題，因為真正能做研究的，就是少數那幾個人，重點是要能找出這些研究者，直接提供資源給他。另外還有一些特徵，例如研究的器材、設備都是研究者自己 design 的，從來不是給他一筆錢去買最貴的儀器。

所以，我認為人是最重要的，不管哪個學校，不能吸引人才，要成為世界一流的機構是非常困難的。假設我們從這個方向思考，台灣也有優越的位置，例如，我去年 11 月到北京去，他們有一個世界環球出版社，問我台灣有哪幾家心理學的書籍出版社是比較好的，他們急著要把台灣好的心理學類出版社的書籍引到大陸去，因為他們大專院校中的心理學系從十幾個增加到一百五十幾個，起因於他們突然有一個規定是每一個學校一定要設一個輔導員。一設輔導員之後，有心理系的學校就膨脹得非常快，但沒有教科書，所以想到台灣來找，買台灣的版權。如果我們知道台灣將來要走文化創意產業，其實台灣是有很優越的條件的，就是我們過去半個世紀的累積，而大陸缺少了這一塊。假設我們能善用這個條件，不只有過去累積的成果，甚至可以學香港。現在，香港很多大學有很多大陸留學生，剛開始可以利用獎學金吸引他們過來，之後再讓他們自己付學費。大的方向定下來之後，就可以開始找我們的對象。

瞭解這些之後，才能談我們要談的問題。剛才俊傑兄說我與張光直教授的對話，我的主張還是一樣，我從來不主張我們與西方是二元對立的。我認為成為世界主流的西方科學哲學是東方沒有的，我的主張是：我們當然要研究、瞭解東方文化的特色，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從反殖民主義到後殖民主義」，就是說要瞭解西方科學哲學的基礎之後，再回過頭來研究我們的文化，研究我們的社會，發展出我們獨有的理論。這樣才能 create 新的研究典範、研究理論，來吸引華人世界裡面的學生。當然，這樣做下來要花很多的心血，但我認為這是大方向的問題，而不只是要找題目的問題，我認為人非常重要。做研究是要細

水長流，能培養出自己的好人才，才是最重要的。我想我講了許多肺腑之言，各位可以給一些批評，謝謝。

謝世忠教授：

主席、各位先進，我是人類學系的謝世忠。剛剛我以為黃所長是為人類學請命，不過剛剛他並沒有直接點名人類學。但我也不是本位主義，說人類學應該要得到什麼樣的重視才可以。剛剛提到要團隊合作，當然是一個可能性，但我覺得我們先要知道我們的同伴在什麼地方；也就是說，人類學到底是不是社會科學的同伴之一，恐怕都是一個問題。如果說不知道同伴在哪裡，還是很陌生的話，那遑論要合作。像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的五大計劃裡面，其實人類學是掛零的。也就是說，研究院沒有主動找人類學，人類學也沒有主動找研究院說要加入，中間有個鴻溝。人類學本來應該是社會科學幾個主要基本的學科之一，但為什麼落差這麼大，其實到現在我仍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我們的研究太貧乏，也就是剛剛提到的，我們社會科學相較於自然科學已經比較弱，而人類學在社會科學中又更弱，而到了人文學領域，而在文史哲為主的五大計劃中，人類學又是邊緣學科。換言之，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中，人類學都是邊緣，但它明明是一個有很好的機會的學科，因此要請各位好好認識一下人類學是怎樣的一個同伴。

第二，我舉個例子，其實 1964 到 1980 年代，也就是二十年前，美國重要大學史丹佛與康乃爾各自選擇一個研究據點，前者選擇台灣，後者選擇泰國。前者在香港、新加坡與台灣之中選擇台灣做為發現中國的基地，大約有好幾十位學者出版了好幾本書和上百篇的論文。1980 年代之後，他們全部跑去做大陸研究，然後又從台灣出發去研究東北亞、東亞。也就是說，這個研究路線是以台灣為基準點，在二、三十年後發展出一個對東亞東北亞的詮釋中心。而康乃爾大學是負責泰國，廣泛研究泰文化，包括泰國、緬甸北部、寮國，他們從泰國擴張到泰文化的區域，再擴張到中國西南地區，再到東南亞、到亞洲所屬的太平洋。所以說，北與南兩個以人類學家為主的團隊，幾乎掌控了三十年亞洲的東亞學術研究。他們是以田野為主（我剛剛看了

我們的五大研究計畫裡面沒有 fieldwork)，所謂的田野工作就是我們要到這個地區去瞭解當地人的語言和文化，而不是馬上就進入高等研究的層次。剛才我提到的這兩所美國學校就是以田野出發，每個研究者都可以學到泰語、華語、寮國語等等。如果台大要成爲一流大學，我倒覺得做研究要開發新題目、擴大新視野，應該是可以達到今天的目標。可是我要說，我們人類學研究文化，我對我們自己本身的文化反倒悲觀。我們的文化傳統對人的研究沒有興趣，假如以前我們對人有興趣的話，今天發現新大陸的應該是我們。因爲對人沒有興趣，所以以前我們對自己中國以外的邊疆民族都是用想像的、編造的，沒有興趣去冒險，去向外發展。今天我們看五大計劃，其實都是對內爲主，對自己人廣泛研究，談大中國或泛東亞的儒學系統，超過這個系統的興趣、冒險心和動力就沒有。所以，我倒覺得說，我們能不能突破這樣的限制，到外面去開發新題目、去研究。我倒覺得我們台灣應該去學到如何去理解、發現、建構一個更大的世界觀。假設真的有這麼一個全民的學術革命運動，有勇氣去開發一個更大的世界，那我想以後的前景應該是很樂觀的。

包宗和院長：

在座幾位剛剛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我們高研院將來要主動去 search，哪一個人或哪一個已經在成形或已經成形的研究團隊，如果他們真的研究非常好的話，要主動去 support 他們。現在我們其實是做了一個 compromise，就是說五個計畫中有三個計畫原來是屬於三個研究中心，像是黃俊傑教授的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和朱雲漢教授與胡佛教授的東亞民主研究，現在都變成了計畫。其實，他們之前已經做了非常多的東西，已經有相當的基礎，剩下一年多不到兩年多的時間，那麼我們就繼續支持做下去。Brainstorming 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是說，可能還有很多很好的概念和角度可以擴大，就是要透過腦力激盪——其實剛剛已經有很好的概念一來激發出新的議題，如果這些議題很有意義，而高研院的經費也允許的話，那麼便可主動去做一些事，主動去發掘一些議題。

主席：

現在，我們希望透過腦力激盪，不但能提出大的觀點與想法，而且希望能有好的研究題目提出來。如果大家覺得不錯，就可以予以鼓勵，並開始發展研究計畫；我們也可思考這個研究計畫需要什麼樣的人來主持，可以找哪些學科的學者加入，當然也可以自己組合。我們今天的溝通還有個好處，就是可以藉此互相認識，熟悉彼此的觀點。我們做研究找什麼人來合作，人際關係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瞭解了合作的伙伴，就會信賴他。所以，謝主任也別難過，好像沒有請人類學的人參加計畫，其實這些都是慢慢發展的，說不定將來找你參加計畫的人多到讓你應付不了。在臺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中，人類學絕對不是默默無聞的。中研院民族所當年在台灣幾十年的社會科學發展中一直扮演主導的角色。民族所裡的人類學者、社會學者、心理學者都是很活躍的。所以，這些都是看我們自己，看我們自己要不要主動走出去。你們自己可以規劃一個以人類學為主的大課題，再看要不要結合其他學科。這樣就可以有個新的跨學科的大型研究計畫出來了。總之，一切都是事在人為，主動為上。

黃俊傑教授：

剛剛黃光國教授提到關於日本諾貝爾獎得主的事。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是京都大學的朝永振一郎，第二位是湯川秀樹，都是日本本土培育的傑出學者；東京大學 1877 年四月創校，就是因為日本太脫亞入歐引起憂慮，所以二十年後（1897 年）創辦京都大學。京都是日本文化的鎮魂之地，在那樣的文化氛圍中能自然地發展起來。因此我認為，創立高等研究院，氛圍比機制重要。現在台灣優秀大學的領導人都是理工醫的學者，從 18 歲以後中文只是他們的生活語言，他們的工作語言都是英語，於是習慣用這樣的機制來辦大學，於是離教育越來越遠，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現在大學，包括高等研究院，都注重於「可操作性」，但事實上，「不可操作性」的部分可能比「可操作性」的部分還要重要。這或

許可以說這是在座唯一搞文科的我的偏見。

包宗和院長：

我們其實希望高研院成爲一個對話的平台，希望能有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對話，甚至將來由校長主持，進行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對話，看是否能在這對話之中做出一些東西來。今天的會議採 open 的方式，沒有題目。我想以後或許也會先和楊老師討論一下，看是否有好的題目，可以鎖定一些題目來做腦力激盪。

趙永茂院長：

我的基本看法是，現在是剛開始的第一年，所以我們未來要走什麼樣的路恐怕是最重要的。剛剛黃教授與一些先進也提到了，而以前我也談過，台灣要走的是慢慢累進向前的路，但我們的客觀條件還沒像日本那樣。現在，我們有個機會可以走出自己的路，是走本土的方向也好，還是走出自己的主題也好，自己發展一些特色。

我們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經費，有很大的一部份是用來鼓勵寫專書，並不是只有期刊。專書的獎勵也是我們重要的一部分，而這部分是不是放進了其他計畫裡？事實上，我們非常鼓勵資深的教授們寫專書，幫他們解決專書起始計畫的經費問題。但我們有產出的要求，有淘汰機制，許多老師退場了。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之下，如果不能做一些大的突破，可能很難維持下去，很難走出學術的特殊發展。

我們現在同學到國外留學的人數越來越少，可是我們自己優秀的學生要怎樣像日本一樣從大學就一路念自己的博士班，同時他們在國際學術界或論文期刊上也能到達一定的程度。我們怎麼提供這些相關的經費，配套來協助他們？這幾年，我們是做了些改變，但還不夠。

我們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能不能做一些學校和科系所做不到的事？像今天提到了很好的論點，來做一個平台。但這之中我的建議是，我們是不是提供一個平台，邀請國內外在某些領域特別強的資深學者來校駐點，和我們相關的研究群互動？我們提供相關的設備設施，讓他們和我們相關的研究團隊腦力激盪，提供我們一些發展和研究的點

子。

我們院裡一些年輕學者提出一個很好的觀點：在衡量的標準上，基本上我們認為應多管齊下，不應該把發表期刊定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標準。也許我們需要發表一些專書，或者是發展一些教學的東西。人文社會科學的重點，並不完全是在研究上面。非常重要，人文社會科學的任務是培養國家在學術、政治、經濟、社會上重要的領導人才，這些大學部的學生不在乎你研究的好或壞，而最在乎老師的教學品質、人品與專業，怎樣能有新的撞擊。在社會發展上很多珍貴的經驗和智慧如何撞擊我們大學部的同學，我們不能因為做研究，而忽略了大學生的品質，以致對大學生教學品質產生不良的影響。

我們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能不能做一個平台，和各院系所合作，請一些國內外在某些領域很強的學者進來駐點，和我們相關的研究與教學能有互相撞擊的機會。我們能不能透過這個平台，讓其他學校一些很強的人能夠前來，參加我們相關的討論和研究。這個機制到底怎樣去做一個思考，而高研院如何將這個機能提供出來，作為大家在出版上、學術研究上、及教學資源與合作上，有更多具體的協助？也就是說，不一定要在哪些特定的研究而已，而是在一些教學與研究的啟發和整合或特定的發展上也能起領導的作用，而這些資源能夠發展出自己特色。

我自己有些新的感受，就是我們學校的醫學、電機、化學等領域在目前世界上也是頂尖的，但以醫學院來講，其最強的如肝病毒、蛇毒研究等等都是本土性的；也就是說，我們在開發中國家之中發展自己的特色，在這個特色上是領先的，那我們在世界上就是領先的。我們可以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我們可能在研究開發中國家的某個領域上是最強的，這個部分要先拉出來，然後從大學裡開始獎勵和培養。我們現在當然拿了一些錢來獎勵博士班的同學，讓他們也許修習一年後就出國去深造，或是我們幫他們在國外找一些博士後研究，在研究和教學的效果上作一個評估等等。這一部分我們及一些相關系所已經在做一些努力。但我們高研院怎樣和相關系所做一個適當的切割，而且做一些整合，並能跨越校際與國際之間的限制進行整合，在一些經費

上作區隔。我想這些都能有助於我們發展一些特殊的、本土的或是區域的研究，在某些領域裡能創造一些新的成就出來。我想這些或許可以是高研院再努力的方向。至於設備設施的部分，也許我們還要再爭取，因為現在空間實在是不夠。我們需要在院系所裡增加一些空間，作為國內外駐點學者或研究群的特殊研究空間。

主席：

剛剛趙院長提到一點非常重要，或許在座很多人也有過類似的想法，那就是我們能不能從國內外，不一定是外國人，華裔的也可以，香港、大陸、美國、日本都可以，邀請一些傑出學者做駐校的短期訪問。除此之外，我們看看是否可以找到合適的外國或外地學者願意投入，由他們來分別構想、組織及推動新的大型研究計畫，可能他們做一段時間之後就培養出本地人才來了，這些培養出來的人就可以讓計畫有效繼續運作下去。他們分別起個頭，號召一下，把整個研究建制做出來，因為他們有這個歷練和經驗，所以曉得該怎麼開始。我想這個構想可以請高研院和學校談談，看看是由院來做、系來做、還是校來做。這個做法就像是借將，不一定要是歐美的學者，像我剛剛特別提到的香港學者也可以。請他們的人才來培養我們的人才，將來這邊就有了代理人可以繼續推動下去。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以人才來帶動培養人才。我覺得這個作法應該是很可行的。怎樣做個開頭，邀請人文社會科學中懂得我們這個領域的人才，像是一些中研院院士也可以，外國學者也可以。

還有一點，剛才趙院長提到：在自然科學領域裡，我們學校已經發展出有自己特色的一流研究，這些是獨門功夫，但是貢獻很大。於是我想到了，我們五大計劃談的都是東亞的課題，像東亞的儒學、法治、民主等等。我們反而沒有去研究我們自己華人的或台灣的問題，這一點是蠻值得再思考的。我們還需要很多人，去研究華人社會或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學、藝術的重大議題。

包宗和院長：

的確，就是這樣的構想。假如我們請國外的學者來半年或一年的研究交流，並不是走了之後船過水無痕。他到這裡來和這裡的學者有相當密切的互動，看看是不是由他帶動，有一個團隊來運作，之後還能繼續推展下去。換個意思說，來訪學者並不是走了就沒留下什麼，而是他到這裡來能夠形成某個團隊，這團隊甚至可以是跨校或跨國的合作。

戚樹誠教授：

我覺得管理領域其實跟剛剛幾位老師提的都有些重疊。我們台灣一直以來都沒有學者有足夠的興趣來長久研究企業歷史，而台大內是否有足夠的團隊來形成，也不曉得。回應謝教授剛才提到人類系的處境，我們管理學院也蠻邊緣的。我回應前面鄭老師提到，過去五十年科技進步很多，我相信管理也有相對的、相當的發展。其實管理跟社會具體的議題，跟自然科學或是其他科學之間，都有蠻多的互動跟溝通。

上個月我去開國際衝突管理學會的一個會，基本上裡面有一半是管理的學者，有一半是做以巴的衝突研究，政治方面、社會方面、文化方面的衝突。今年他們把終身成就獎給了一個研究動物行為的專家。這位專家放了很多猩猩打架然後怎麼和解的影像記錄，全場看了這些畫面反應非常熱烈。我想，像這種跨領域的團隊，如果是一個有趣的議題，應該還是可以吸引大家加入。當然我很難想像學動物的學者跟學管理組織內衝突的學者要怎麼結合，但是溝通平台並不因此而不能成立，雖然大家還是回去單打獨鬥，但是這種場合還是可以有蠻大的知識增長的空間。

朱雲漢教授：

我剛才仔細聆聽各位先進的發言。我想今天就是天馬行空，因為是第一次，也沒有設定主題。我想原來高研院是想在人文跟社會的領域中，支持、推動一些台大在這些領域或是在東亞或是國際學術界中，真正可以作為一種有特色的、重點性的研究。當然一些既有的基礎研

究計畫，還可以再做一些投資，未來的績效怎麼樣還要繼續做一些評估；它也可能退場，再繼續用這些既有的機制去開發、去培育一些新的議題或是團隊。這些新的團隊或議題慢慢的浮現出來之後，可能就是下一波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台大本身可以集中力量去支持或是推動的，不論是稱為頂尖的或是卓越的研究團隊或議題。而且，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盡可能可以在學校既有機制上，打破不同學門之間的藩籬，能夠有一個平台。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大的時代脈絡或變遷裡面，其實有可能從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各個角度去思考。其實，有很多東西有許多相互共鳴的地方，也許是因為我們之間的交流很少，有一些我們所說的 *cross-fertilization* 的東西，可以透過這樣的平台激盪出來。

另外，高研院可以扮演一個角色，把一些雖然還是非常粗略，但是感覺起來有潛力的研究構想，或是一些比較年輕的老師，讓一些比較資深的老師或甚至是國際級的學者，來幫他們去雕琢一下，把他們的想法更進一步的提煉或更細緻的發展出來。高研院可以在過程裡面去扮演重要角色，既是去培育，也是去投下一些種子性的經費，讓它的團隊慢慢發展起來，讓他的研究構想成形，於是在下一輪資源分配的時候，他就可以具有一些我們比較想要的水平。在這樣的思維下，我的想像就是高研院可能透過包副校長、楊老師這邊，做一個比較具有脈絡的規劃。我們可能需要找幾個比較大的主題，來做一些探討，然後開始一點一點地慢慢累積，說不定將來可以真的去激盪到一個程度，可以去醞釀一些新的研究構想，或是一些新研究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既有的團隊之間。

基本上，我呼應俊傑兄所談的，就是即使就既有的這幾個計畫來看，我覺得背後有一些共同的東西，但是之間的交流不夠。至少從我的角度來看，我的團隊後面一個大的關懷，是東亞的政治經驗到底是什麼。這個政治經驗由很多的因素一起來塑造它，而塑造它的因素裡面，有它自己的文化。當然文化可能也在變遷，它移植了西方的市場經濟，移植了西方現代國家的結構、公民的觀念、民族的觀念，又移植了西方很多不同的社會制度。但這些制度真正的運作情形，或是這

個社會裡面的成員對這些制度的理解，很可能跟這些制度在西方原來的脈絡下的面貌不同。它們對在地既有的行為有更深層的影響，但是這個既有的價值觀念，又去影響這些制度實際的運作。譬如，我們說民主本來就可以說是移植來的東西（如選舉、憲政等），跟我們原來的、傳統的權威性政治生活與觀念有很大的緊張與衝突。譬如說，我們說西方是有限政府，賦予國家那些最基本的執掌，其他就是社會、個人或是家庭去主導的。但我們自己傳統的觀念是，政府對人民的責任是無限的，就像父母對兒女的一樣，所以這裡面會產生很多很有趣的現象。所以我常跟學生說，你說日本實行的是一種民主政治，是一個君主立憲，是一個內閣制，但到底說明了多少日本政治的本質？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或是百分之四十左右，還有很多東西這幾個概念不足以去說明，或是反而引導你去遺漏很多重要的東西，而這些概念沒有辦法去涵蓋。即使是同樣的內閣制，到了日本加上派系，再加上國會議員跟選民之間不同的理念，他們之間怎麼去結合等等，它的運作已經跟德國不一樣了。

其實，不管我們研究家庭、研究企業、研究法治，基本上大的 issue 都是一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大的方向上，將來可以去作一系列比較深入的探討。當然，我不敢說這是一個完整的架構，但我們可能不會真的跳出來，而就在這一個大範圍裡面，去探索這些現象，然後彼此相互滲透。譬如，企業在西方來說，德國式的資本主義、日本式的資本主義等等各有不同，有它們不同的 ownership、management 及勞資關係，有它特定的結構跟它那一套文化在。我在想政治、生活、經濟、宗教每一個環節，可能都可以擺在這樣的脈絡裡面去探討，說不定在過程中，我們可以在既有的計畫或是新的未開發的計畫裡面，開創一點東西出來。

當然，我現在談的稍微有點理想了，因為我也很認知到光國兄所說的很現實的問題。以台灣的大環境，高等教育的資源分配模式、台大的本位主義等等，談這個好像有點奢侈。如果我們跳開了都不管，反正我們一直都在這個過程裡面去適應一堆外在有形的東西，然後又希望去創造一點點什麼，我想高研院也許就是試圖在外在的僵化、不

合理又急功近利的約束之下，做一些知其難為而為之的努力。我們暫時不受短期績效評估框框的約束，但也許期待下一波能埋下一些種子。坦白說，在台大這麼多年，很少跟大家有真正較深入的討論，通常都是跟國外的學者同行討論，但這樣研究的範圍就比較窄了。我感覺今天起這個頭也不錯，將來就是要談得比較細一點，也許機制跟策略問題下次可以討論得更詳細。用題綱式的討論，就可以聚焦得更清楚。

周麗芳〈代表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鄭伯壩教授出席〉：

我自己很樂觀，我是一個本土博士，以前是農業推廣學研究所畢業的，作的是鄉村社會學研究，後來跳到心理系來作工商心理學研究。這幾年很幸運受惠於追求卓越本土性研究，一直跟著作計畫。從我自己剛從博士生身分切換的立場來看，在研究的層次上我定位為兩個主軸，一個是比較本土化的，中國的理論、華人的理論，另一個是全球化理論下的華人現象。我覺得兩種研究都要去接觸。在定位清楚之後，接下來就是要問，我的力量從哪裡來。我覺得在台灣這個環境下，做研究要很有熱忱，我想新進的博士生，應該是很需要受到這些鼓勵。另外，在場老師們提到的如何創造機會去支持博士生，我的想法是從我們自己的研究團隊出發，研究的主題還是我們博士生團隊的主題，而老師就是帶方向，幫我們找資源，幫我們去整合。我們這幾年接觸到國際上很有成就的華人學者，例如許倬雲老師等，他們現在都積極的在培養大陸學者，我們也跟他們連結在一起，讓他們知道除了大陸的學者以外，我們也是很努力的在學習。

此外，我們被要求一年至少參加幾個會議，一個是國內的會議，另外至少兩個台灣以外的國際會議，一個是以英語為主的，另外一個就是到大陸參加。不管是本土的研究，或是全球化下的華人現象的研究，我們還是要跟國外的學者去對話，讓他們了解我們在做什麼。過去遇到很多國外的學者，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他們看到我們作的研究，然後表示他們不了解，甚至無法被說服。但是，他們覺得很有趣，才知道原來這是我們的現象，我們的東西。

以上這是讓我比較樂觀的方面，但是還是有很現實的一面，那就是支持年輕學者的問題。剛剛提到要年輕化、要有傳承，但高研院的幾個計畫裡，並沒有考慮到要怎麼帶年輕學者或是培養博士生。當我們有研究熱忱的時候，我們年輕一輩都是可以配合的。剛才聽老師們說團隊的成立，我想突然要跟很多在各自領域都很厲害的教授組一個團隊，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實最基本的團隊，應該是老師與自己帶出來的博士生群為主體，然後再看怎麼去跟其他的團隊網絡作一個連結。換言之，我認為博士生或是年輕的研究學者是不能被忽略的。

陳文華教授：

剛剛討論到怎麼樣去發展具台灣特色的研究，這些到底能不能應用到管理學界，因為管理學一直強調：企業是無祖國的，管理是無國界的。但是，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管理是不是真的可以發展出一個真正有台灣特色的管理？有些人會提到日本有管理的思考，德國有管理的思考，但是如果仔細去翻閱管理學的文獻，去查 key word search，其實根本從來沒有。那中國管理的思想到底算不算一個領域，或是甚至只是一個 key word search 裡的 key word，答案好像也是否定的。因此，管理學界做研究的這群人是要追尋世界主流上的議題，或是真正去搜尋出我們自己的管理議題？當影響到整個管理學界做研究的時候，台大管理學院的定位點是什麼？也就是說，台大管理學院到底是希望在國內扮演怎樣的角​​色？過去在國外教書的時候，可能可以很快發表許多 papers，但是回來台灣之後，如果我們要寫台灣的議題，就要花很多時間在國內蒐集很多的資訊。所以管理學院到底找不找得到一個台灣的管理議題，是我們管理學界要去思考的問題。

先前戚老師說，到底管理學界要怎麼跟人文結合，其實有所謂的企業歷史研究。當初與陳永發教授做數位典藏計畫，在幫忙二期規劃的時候，我提到：台灣在做數位典藏，最該典藏的應該是台灣企業的經驗和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這些企業與經濟發展的經驗，是很多國外—甚至包含大陸—都想要學習的，但是台灣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構去典藏這些資料。如果我們高研院有經費，可以結合管理學院跟人文

學院，去建構台灣企業或台灣經濟發展史的資料庫。我相信這樣的資料庫建構之後，可以協助很多學者，幫助他們開發台灣管理思想的體系，而不再光是欣羨日本有他們的體系，德國有他們的體系。日本和德國有非常豐富的企業歷史資料，讓他們去做研究。因此，建構這樣一個本土的資料庫有一定的急迫性，若高研院可以協助管理學院發展的話，這是重點項目。

管理學院跟其他學院可能不一樣的第二個面象，是管理學院最缺乏研究人力。本土的研究人員怎麼去形成一個跟其他領域合作的機制，也有它的急迫性。其實企業有很多人力資源，以我們工管系為例，像我們找麥肯錫顧問公司來贊助，他們贊助了一千多萬來開一門課程，最後並跟他們合作出書。就某一個角度來說，管理學院比較需要向其他產業取得他們的資源，但是做研究的時候，則需要各個學院來協助。例如我們要做科技管理，需要有工程學或是自然科學的專業人才來協助我們；我們要做經濟發展，就要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學者來協助我們，因為我們自己沒有足夠的人力及經驗來做這個研究。這是我以為管理學院可以與高研院互動的方式。

另外一點，剛剛黃光國老師提到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當初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第二期計畫，我是第二分項的召集人，那時候要推動台灣文化創意產業面對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什麼是台灣真正的文化？台灣到底存在多少年？因為我們現在做典藏都是在做中國文化，如果是中國文化，到底算是大陸還是我們的文化產業？從某一個角度來說，我們在做文化創意產業的時候，到底有沒有本土市場？我們到底有沒有本土的文化？那時候我困惑了很久，寫到最後也真是無從寫起。

最後一點要提的就是怎麼跟國際接軌。不管是管院或是其他院系，大部分是老師去邀請一位國外學者來演講，這樣的效果有限，可能只有加惠那一位老師，而其他老師可能沒有意願和興趣來參加，倒不如以 **program to program** 的方式，效果會更好。像 MIT 的院長曾經表示過，台灣如要與他們合作應該是以 **program to program**，如果只是院長一人來訪之類的活動，只會有少數人的參與，效果有限。

林建甫教授：

我今天參加這個會是三個角色，第一個角色是高等研究院院長的特別助理。基本上高研院成立至今，我們也是一步一步地走，需要各位的指導，希望能讓高研院大大的提升。我的第二個角色是代理經濟系系主任，或許是因為時代不一樣，現在我們台大要怎麼讓我們的學生恢復以前的認真，是很重要的部分。怎麼樣培養台灣的學生在國際上可以出頭，也是很重要的目標。最後一點我想說的是，我以一個經濟系的教授來看高研院的研究。長久以來，經濟系都是用比較數理化、模型化的方式與問題來做思考，這也是因為長期去美國唸博士的人大都偏重數理化模型的緣故。因為如果唸經濟相關的思想、歷史，比較不容易畢業。因此，台灣一千位經濟博士，大約就有八百位是偏重數理化模型。或許未來在人文社會思想方面的研究，就需要高研院多給予幫助，包含剛剛提到做不出經濟發展史、商業發展史。另外一點，因為現在電腦的方便，資料汨濫的情形嚴重，使用統計方法是各個領域都必要的，但是台大一直都沒有統計系，也沒有統計研究所。經濟界有很強的統計方法，未來怎麼把資料分析運用到各行各業，包含高等研究上。我想這一方面我們經濟計量學或許可以有一個著力點。

主席：

座談到現在，出席的同仁都已發言過了，時間也不早了，就讓我們到此結束。三個多小時的時間，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發言盈庭，收穫豐碩。我們會根據各位的高見，整理期要旨，作為下次座談的主題。最後要感謝各位的光臨，也要謝謝高研院的同仁安排這次座談會，讓我們暢所欲言。

學術講座

第一次社會科學講座



主講人：Prof. Jonathan S. Feinstein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時 間：民國 95 年 10 月 11 日與 12 日

演講摘要

2006/10/11 ~ 2006/10/12 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http://ntuihs.ntu.edu.tw>)舉辦第一場「社會科學講座」，特別邀請耶魯大學教授 Jonathan S. Feinstein (Professor,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擔任講座教授，第一場演講已於 2006 年 10 月 11 日 15:30~17:20 在總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舉行，講題為：「創造力發展的本質」”The Nature of Creative Development: Depicting a World of Individuals”演講由包宗和副校長(兼任高研院院長)主持，經濟系林建甫教授(兼任高研院執行秘書)做 Q&A 的引導。包宗和副校長簡單而隆重的介紹 Feinstein 教授的學、經歷，並且表示很榮幸能邀請 Feinstein 教授擔任講座，為演講揭開了序幕。

在座無虛席的兩百多位聽眾面前，Feinstein 教授說明創造力發展的架構：第一步是要先開發出興趣(Creative Interests)，至於興趣是什麼，是由每個人自己去定義的，並且我們要相信每個人都有發展創造力的潛力。再來是要有反應(Creative Responses)，以興趣作為篩選的工具，在我們的經驗世界中，選出與我們的興趣有關的反應並且掌握反應，再專注竭力地、有創意地發展它；在發展的最後過程並要做方案的追求 (project pursuit)，也就是要把創造力觀念的落實與完成。教授最後並提出許多範例加以佐證(Thomas Edison, Albert Einstein, Ray Kroc, Piet Mondrian, John Maynard Keynes)，也以此鼓勵台大學生：只要能先找出有興趣的領域，再竭盡心力深入地去發展，每個人都能有創造力思維，並開創屬於自己的天地。

Feinstein 教授以十年的研究及教學經驗寫成”The Nature of Creative Development”一書，本次演講結束並開放簽書會，親自鼓勵台大學生都能夠成為有創造力的人” Be Creative!”。會場聽眾，對 Feinstein 教授的個人的經歷及演講的內容深感興趣，熱烈提問直到演講結束。林建甫教授表示，這一次的演講對同學最大的收穫應是：創造力是可以發展的，可以循序漸進的培養。這對同學未來的生涯規劃及學習有莫大的幫助。

另外原本自己對現代藝術並無涉獵，Feinstein 教授演講中所提出荷蘭畫家 Piet Mondrian 的範例(從剛開始用簡單的線條及抽象的符號來表達藝術的精神，到慢慢注入色彩的元素，最後以一系列小方塊和矩形表現，其成就對 20 世紀的藝術、建築和圖形設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複雜到簡單，再由簡單到複雜的形式的藝術表現，讓他對現代藝術有了新的認識。

***Prof. Jonathan S. Feinstein 主講三場演講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演講題目
10 月 11 日	15:30~17:20	臺大總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The Nature of Creative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s Meets the Individual
10 月 12 日	10:00~11:30	財政部 財政人員訓練所	U.S. IRS 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Measurement of Tax Compliance Analysis of the Tax Enforcement Process
10 月 12 日	13:30~15:00	臺大社科院 經研所大講堂	Elderly Asset Management

備註：

- Jonathan Feinstein 為現任耶魯大學管理學院資深教授、美國內地稅局（IRS）顧問、國際知名學者。關於 Prof Feinstein 詳細介紹，請參見其個人網頁：<http://www.jonathanfeinstein.com>。
- 臺大總圖場次與社科院經研所場次之演講錄影可至臺大線上演講網「隨選視訊」觀賞。網址是 <http://speech.ntu.edu.tw/user/>

活動預告

參訪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

本院院長、兩位副院長與四大計劃主持人等老師預定於 11/22-26 日前往南京，參訪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並簽訂兩院合作交流協定。本校校長與國際交流中心沈主任亦將出席，並與南京大學簽訂兩校合作協議。此行除預計拜訪南京大學高研院、與該校學者對口交流外，並將拜會江蘇社科院，期能拓展兩院交流之契機。

第一次人文講座與本學期其他講座活動

繼10月11、12日舉行第一次社會科學講座，由耶魯大學教授Jonathan S. Feinstein主講「創造力」之後，本院謹訂於95年11月29日與30日，舉行第一次人文講座。這一次，我們請到了享譽國內外的歷史學大師 許倬雲院士演講。許院士學養淵博，並深切關懷當代社會文化之演變與發展，將以貫通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之方式，為臺灣當代知識份子指引方向，開拓思想新視野。

1. 大型演講

時間：95年11月29日（三）下午14：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一樓國際會議廳

講題：歷史上的知識份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份子

2. 小型論壇（名額有限，請於11/23前至高研院網站報名）

時間：95年11月30日（四）下午14：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三樓會議室

講題：多樣的現代性

（合辦單位：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另外，本院目前尚規劃兩場講座：

講座	時間	主講人
社會科學講座	尚未確定	Prof. Danny Quah（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系系主任）
人文講座	2007年1月	張隆溪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講座教授）

確切時間待確定後將公布於高研院網站，敬請查閱。

校長主持跨自然科學領域腦力激盪會議

除了人文與社會科學兩個領域不定時的腦力激盪之外，將於本學期舉行一場跨自然科學領域腦力激盪會議，由校長主持，預定請醫學系蔡甫昌教授出席，進行「生命倫理」等相關討論，促進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三者交流討論，開拓彼此之視野，激發創新關懷和思維。

2006 臺大高等教育論壇（2006 NTU Forum on High Education）

為配合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推動，探討我國大學邁向頂尖之辦學策略與方法，以及因應大中華圈高等教育發展的新趨勢，引導海峽兩岸高等教育的新方向，本院謹訂於12月25日假本校農化新館五樓第四會議室，舉辦臺大高等教育論壇，邀請本校及兩岸11所頂尖大學之校長、副校長及其他一級主管，共同分析上述問題，並妥善研擬因應之道，為高等教育提議新方向。本論壇預計自2006年起，每年舉辦乙次。自2007年起每年加邀歐、美、日、韓著名大學之校長或其他主管，商議高等教育議題。

高研院記事

高研院大事表

活動	時間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成立	2005/10/18
第一次指導委員會會議	2006/3/24
海峽兩岸文史哲博士生座談會	2006/5/23
第二次指導委員會會議	2006/6/21
第一次人文領域腦力激盪會議	2006/7/10
第一次社會科學領域腦力激盪會議	2006/7/13
德國 Essen 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 Prof. Jörn Rüsen 來訪	2006/7/26
研發會與各計畫主持人會議	2006/9/13
與四大計畫主持人之評鑑績效指標會議	2006/9/19
與校內相關領域院系所主任會議	2006/9/20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揭牌	2006/9/29
指導委員與學術諮詢委員聯席會議	2006/9/29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學術訪問團來訪	2006/10/4-11
第一次社會科學講座—邀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Jonathan S. Feinstein 演講	2006/10/11-12
校長參觀高研院	2006/10/17
與本校外國語文學系合辦學術演講，邀請紐約州立大學歐伯尼分校英文系 Prof. Charles Shepherdson 主講四場演講	2006/11/8、13、22、29

高研院活動集錦

【海峽兩岸文史哲博士生座談會 2006/5/23】



【研發會與各計畫主持人會議 2006/9/13】



【與校內相關領域院系所主任會議 2006/9/20】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揭牌 2006/9/29】



▲高研院揭牌典禮



▲指導委員、院長與本校一級主管共同為高研院揭開序幕



▲許指導委員倬雲、張指導委員隆溪、劉指導委員述先與黃俊傑教授（由左至右）合影



▲兩位副院長與本院助理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學術訪問團來訪】
2006/10/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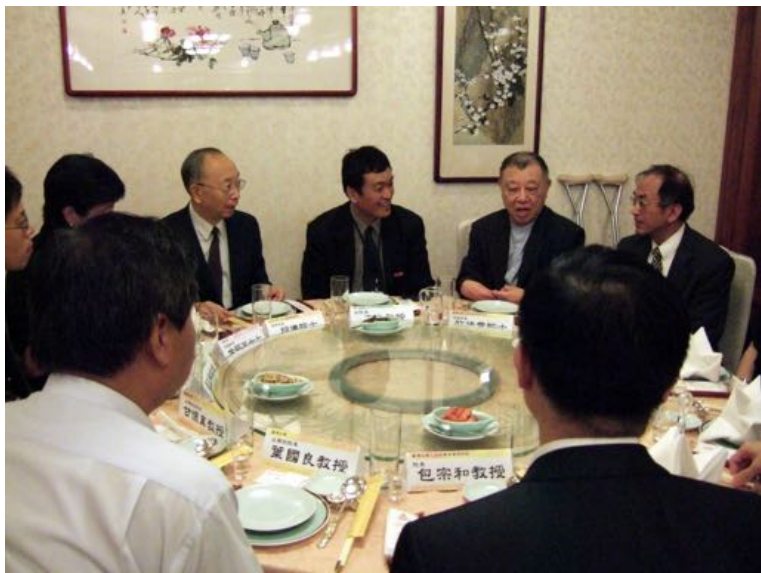
▲與南京大學高研院學術訪問團於本院會議室商討未來合作計劃



▲王杰副院長代表南大高研院贈予本院禮物，象徵兩院友好合作



▲南京大學高研院學術訪問團參觀本校校史館



▲於福華飯店宴請嘉賓，相談甚歡

【第一場社會科學講座 2006/10/11-12】



▲林副院長、Prof. Jonathan S. Feinstein 與包院長（由左至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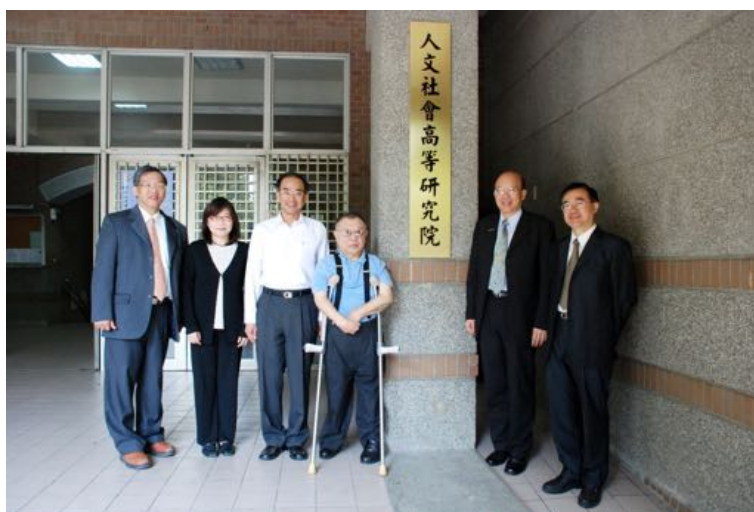


▲Prof. Feinstein 於本校總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演講

【校長參觀高研院 2006/10/17】



▲校長與許院士參觀本院



▲於大門口院牌前留影(左起林建甫副院長、葉德蘭副院長、黃俊傑教授、許院士俔雲、李校長嗣澆、包宗和院長)



▲與高研院名牌合影（左起：林副院長、包院長、李校長、許院士、黃俊傑教授、朱雲漢教授、葉副院長）



▲與校長商議高研院之願景與展望

【與本校外國語文學系合辦學術演講】

2006/11/8、13、22、29



- ▲ 紐約州立大學歐伯尼分校英文系 Prof. Charles Shepherdson 於本校文學院二樓院會議室主講 “Pity and Fear”: Ethics, Esthetics, and the Catharsis of Emotion



- ▲ 第二場演講：於本校舊總圖一樓外文系新會議室，講題是 “Fear” and “Anxiety”: Destinies of the Subject in Kant, Freud and Lacan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訊

第 1 期（2006 年秋季號）

發行所：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發行人：包宗和

總編輯：葉德蘭

編輯委員：林建甫 黃俊傑 朱雲漢 鄭伯璜 羅昌發

助理：許嵐欣 張淑君 賴慧玲 范世蕃 張嘉倫 牛君白

王品仁

排版：賴慧玲

出版日期：2006 年 11 月 20 日

2006 年 12 月 11 日再版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EL:+886-2-33663750
E-mail:ntuihs@ntu.edu.tw

FAX:+886-2-33663751
<http://ntuihs.ntu.edu.tw>